

附釋音毛詩註疏

七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一

苑

鹿鳴之什詁訓傳第十六

陸曰什音十什者若五

周南即題關雎至於王者施教統有四海歌詠之作
非止一人篇數既多故以十篇編為一卷名之為什

毛詩小雅

皆正小雅六篇亡今唯十六篇從此至魚

麗十篇是文武之小雅先其文王以治內後其武王以
治外宴勞嘉賓酬酢九族事非隆重故為小雅皆聖人

謂之王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小大雅譜

正義曰以此二雅正有文武成變有厲宣

六王皆居在鎬豐之地故曰豐鎬之時詩也知者文王有聲
云作邑於豐是文王居豐也又曰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

正之武王成之是武王居鎬也太史公曰成王卜居洛邑定
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也傳曰杜伯射宣王於鎬魚藻序云

王居鎬京是幽王以上皆居鎬也世本云懿王徙於大丘地
里志云京兆槐里縣周曰大丘懿王都之京兆郡故長安

也皇甫謐云鎬在長安南二十里然則大丘與鎬相近有
宮在焉謐云豐居之非遷都也鄭氏言周室居豐鎬者以

國風皆題諸國之名知其國土所在亦須顯其號并知天
子所居之處也亦不礙出車以天子之命命將率則文王時未

而豐之曹者以其為雅詩者即述天子之政文王居豐乃
王世使在岐周時亦繫之於豐也厲王流于夷王時仍存

又無異代相涉故不言周也。始祖后稷由神氣而生有
世載其功業為天下所歸。正義曰案周本紀云公劉后稷

之曾孫大王公劉九世之孫后稷在唐虞之時公劉後
康之時此至大王王季歷夏商之世漢書律歷志云夏凡四

百四十年殷凡六百二十九年則餘一千矣故曰歷千載
異代也言后稷至於大王則公劉在其間矣而別言公劉者

以周之先公皆能修心稷之業公劉大王其中賢俊者故歷
言之所以追述后稷公劉大王者言周德積基所由也。文

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
文王有聲據盛隆而推爾天命上述相考之美。正義曰自

文王至文王有聲凡十篇文王大明綿棧樸思齊皇矣靈臺

七篇序言云文王畢獲一篇居中從可知凡八篇文王大雅也

武王有聲二篇序言武王則武王大雅也以文武

受命為盛大雅以盛為王故其篇先盛隆文王言受命作

大明言天復命武王是盛隆之專故以文王為首大明次

之與本由大五也文王既因祖業得四臣之力即是能官其

人故次棫櫟也既言任臣之力又述受禘之美故次旱麓也

聖祖之業又述其母之賢而得成爲聖故次思齊也文王既

以聖德其德天使之代殷故次皇矣既聖能代德及鳥獸故

下武則武王繼之能繼其伐功故次文王有聲序云繼文也

也言文王伐崇武王繼之以伐紂也案大明文王之詩而經

武王之事文王之聲武王之詩而經陳文王之詩其事其勢正

同而詩至相反者由作者之意殊也文王經云王之盡臣無

不不言蓋又不不言王或未稱王之前作也但經無蓋者或當

生作文之時或在其前後不可定也下武不言武王之蓋成王

自應鳴至於魚麗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小雅

義曰此又解小雅比篇之意來歲云文王之詩天保以上

患此有獲仇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歌采薇以遺之出車

以勞還秋杜以勳厥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之詩天保以上

然其文王詩也魚麗序文武並言則魚麗武王之詩也鹿鳴至

天保六篇言無勞羣臣朋友是文事也采薇三篇言命將出

征皆是以武事也魚麗序曰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

臣能盡忠以事上此爲政之尤急故以鹿鳴羣臣嘉賓之

之樂也使臣澤則君勞之去當送之故次皇皇者華言遣使

先勞後遣者人之勞役君於上庶不知則已勞而怨有勞而

見知則維勞而不怨其勞重故先之也且使臣往反固非其

四杜所勞不必是皇皇者華所遣之使二篇之作又不必

人故以輕重為先後也君臣既治鄰國又睦乃可以和睦
宗族故次常棣燕兄弟也兄弟既和又及朋友故次伐木燕
朋友故舊也君既能燕勞臣下臣亦歸美以報之故次天保
言下報上也內事既治則當命將征伐以禦夷狄之患故次
采芣遺戍役遺則欲其同心還則別其貴賤先出車以勞將
率後杖杜以勞遺役也文王之詩既終可王之車繼之以文
王治內外有成功故武王因之得萬物盛多所以次魚麗也
萬物既多養使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
非徒能養使親身又清潔故次白華言孝子相戒以養也孝子
盛多人民能孝則致時和年豐故次華黍歲豐宜黍稷也思
齊說文王之教先兄弟後家邦此詩之次先奉臣後兄弟者
被說施法之事先齊其家後化於外自近及遠之義此即為
國之政固當先國事後族人故使燕羣臣在先也又鹿鳴善
三篇皆燕勞臣子為政之大務後世常歌之故鄉飲酒燕禮
皆歌此三篇四杜傳曰文王率諸侯撫燕國而朝聘於紂故
歌文五之篇為後世法是其事重可法故樂常歌之推此則
樂歌周南召南及大雅皆歌其首三篇書傳多云升歌清廟
是事重為常歌故以為諸篇之首也此文王小雅其事多在
稱王之前案書傳文王受命四年伐昆夷采芣為伐昆夷而
作事在受命四年也出車杖杜役還而勞之出事經曰春日

遲遲薄言還歸在受命五年而反也則采芣三篇事在稱王
前矣詩焉燕羣臣嘉賓嘉賓之文容有鄰國之聘客也明亦
未稱王也蓋周道後傳曰岐周之道尚在故周未遷
亦是未稱王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是聘問鄰國也若稱王
之後與諸侯禮異不得為鄰國相聘之法則亦未稱王也此
三篇之事或在采芣之前其作之時節次弟不可得而知也
稱王之前作亦可矣伐木云陳八簋為天子制天保云益
衎或當即作或崩後為之未可定也檢文武大雅經每言
文武之謚多在武王成王時作也小雅唯稱有稱王後事曾無
言其謚者又所論多稱王以前之事知不先作為小雅後作
為大雅者以六詩之作各有其體詠由歌政而與體亦因政
而異王政有巨細詩有大小不在其作之先後也此篇尚不
以作之先後為文况小大反以作之先後為異乎且就其
事亦不然矣錄有伐昆夷之事而在大雅采芣亦伐昆夷之
事而在小雅錄云虞芮質厥成事在稱王之初天保云禴祠
烝嘗事在稱王之後天保在小雅錄在大雅明不以作之先
後分屬二雅可知也但作者各有所疑述大政為大雅之體
迷小政為小雅之體體以政與各以體定體既不同雅有大
小大師審其所述察其具體然後分而別之自王澤竭而詩

以言言也詩次先小雅此鄭先論人雅者詩見事漸故先
後太卿以大雅述盛隆之事故故先言焉○此二雅逆順之次
要於極買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正義曰由相
考積基之美致令受命而王今大雅先陳受命後述祖考
下而上是逆也為政之法當以近及遠今水雅先而後外是
順也二雅逆順雖異其致一也皆要在於極盡先祖賢聖之
情著明天道符命之助而已矣公劉大王王季是賢也即
與早釐等詩是也文王武王聖也則述文武詩是也天道助
者即周雖舊邦其命維新之屬是也又大雅生民及卷阿小
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我周公成王之時詩也○正義曰
知大雅自生民者以生民字云文武之功定於后稷故推以
配天焉明是文武後人見文武功之所起故推以配天也文
武以後惟周公成王且壽經云考者周公郊祀后稷以配天
故知生民為周公成王之詩生民既於卷阿皆可知矣
小雅自南有嘉魚者以六月序陳小雅之廢自華黍以上
皆言缺田庚以下不言缺明其詩異主也魚雁之序云文武
華黍言與上同明以上武王詩由庚以下周公成王詩也南
有嘉魚云太王季釐云澤及四海語其時真為周公成王詩也南
矣序者蓋亦以其事著明故不言其號蓋焉由庚既為周公

詩九之

四

成王之詩則南有嘉魚至菁菁者我從可知也故云下及菁
菁考我皆周公成王之時詩也以周公攝王事政統於成王
故並言之也由庚在嘉魚前矣不云自由庚者據見在而言
之即所以不數亡者以毛公下由庚以就崇丘若言自田庚
則不包南有嘉魚故不得言也既下得由庚為成王詩首
則華黍不得為武王詩末故上說文武之詩不言至華黍也
其比篇如此次者大雅之次以後稷考之詩不言至華黍也
起人本於祖故生民為先言尊祖也既相考之先文武功之所
故次行葦言忠厚也既能忠厚化以及物令天下醉飽故次
既醉言太平也既得太平又能久持不失故次鳥獸言能持
盈守成也鳥獸止言祭神無持盈之事而序以承太平之後
因言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是傳
會其事以為篇次之意也推此明其餘皆有次比之義既能
持盈不失事可嘉美故次假樂嘉成王也既嘉之又恐其怠
慢故公劉洞酌卷阿成王也召公以成之初位政恐不留
意於治民之事故先言公劉厚於民以戒之既成以民事欲
其忠信故次洞酌也既有忠信須求賢自輔故次卷阿也詩
人之作自有次第故其卒章曰詩不多維以遠猷是也小
雅之次以承文武政平之後繼作之君調陰陽育萬物由庚
萬物得由其道南有嘉魚樂與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南山有臺樂得賢者由儀万物之所生各得其宜此五
樂與万物得所更相互見明得賢所以養物也既万物得宜
又能周及海外故以藁蕭也言万物得所四海蒙澤天下無
事可以飲燕諸侯褒賜有功故吹湛露彤弓也既見因
而賜之故先燕後賜也既有功蒙賞唯才是用當天下之所
歌樂故次書書者我公也其次如比其作之時節則難明也生
民二推后稷到天是周公制禮之時則攝政六年終作也行
董云曾孫維正周公攝政之時成王為孺子魯考之厚周公
所為行葦言成王為主則在卯政之後也則則有成功則
守成周公攝政三年則致太平既已太平則則有成功則
必在攝政三年之後不可定論其也也假宗義成王有詩頭
之戒公劉云成王將征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
鷲指論太平守成亦不廢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政則
後則小雅亦當然也小雅之中皆無成王之言又無成王之
事其作多在攝政之時不可定其年月也漢二十九
為吳季札歌小雅服虔云自度鳴至菁菁者我道文亦修小
政定大亂致太平崇且有儀是為止小雅皇甫證亦三詩人
歌武王之德乎小雅白魚麗至菁菁者我七篇是也則服虔
與皇甫證以小雅無成王之詩也且傳又曰為之歌六降服
夏云陳文王之德武王之功自才王以下至射擊是為西大
雅則服虔又以生民行葦鷲鳥為武王詩也案武王伐
紂未幾而崩不得有天下太平澤及四海之享其樂武王伐
紂皆言太平之事安得為武王詩乎即小雅之享其樂武王
月之序何當廢缺異文也生民推在後也天行重曾孫維正
書傳配天皆謂周公之詩曾孫皆作成王不得為武王詩矣
華黍由庚本相連比毛氏分序致其篇端使無黍上詩矣
限下則毛意亦以由庚以下為成王之詩也然詩六篇
自可聚在一處何須分之也非慶之謀遠詩之文先毛之自
故鄭所以不然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蓋詩之文先毛之自
其道同終始相成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蓋詩之文先毛之自
經。正義曰此傳以作室為喻也言周公之興警如為室文
王始造其基武王受命武王因之得伐紂定天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
以成之故中候曰昌受命發行誅曰弘道其終始相成也
以合其詩大雅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樂凡書非正經者
謂之傳未知此傳在何書也○其用於樂國君以詩者樂章
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正義曰以詩者樂章
既於二雅為之止經因言用樂之事變者雖亦攝於樂或無
箏之節所用或隨事類而歌又在制禮之後樂不常用故鄭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和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
飲酒云乃合樂闡雅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
南闡雅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也
大夫之禮直云台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
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亦敵明歌大雅
云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
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
之正際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
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
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為諸侯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
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詩風為夫婦
小雅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備化之故風為鄉樂本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
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
與耳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
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率其正所當用者然而
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
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肆夏合又王諸侯
文三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
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
三不舞工器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
行天子負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
也工歌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渴樂天子所以
故不飲拜今伶簫誅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則使
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

於變雅下不言所用焉和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者以
飲酒云乃合樂闡雅則不言鄉樂燕禮云遂歌鄉樂
南闡雅召南鵲巢燕諸侯之禮謂周南召南為鄉樂也
大夫之禮直云台樂大夫稱鄉得不以用之鄉飲酒是
知故不云鄉也由此言之則知風為鄉樂矣左傳晉為
文王鹿鳴別歌之大雅為一等風既定為鄉樂
差次之而上明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為天子之樂矣
飲酒鄉大夫賓賢能之禮也言賓用敵禮是平等之事
樂而上歌小雅為用諸侯樂然則諸侯亦敵明歌大雅
云云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歌則兩君亦敵明歌大雅為
子樂故知諸侯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矣鄉射之禮云乃
周南召南等注云不歌不笙不間志在射略於樂不略
者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大射諸侯之禮所歌者明亦
之正際也其經曰乃歌鹿鳴三終乃下管新宮三終亦
不間又不言合明亦略樂不略其正是小雅為諸侯之
是明矣自然大雅為天子之樂可知若然小雅為諸侯
政所以諸侯得用之者以詩本緣政而作臣無慶賞
政故不得有詩而詩為樂章善惡所以為勸戒尤美者
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因其節文使之有詩風為夫婦
小雅之本王政所重欲天下備化之故風為鄉樂本
之詩鄉人所用故諸侯進用小雅諸侯既用小雅自
用大雅矣故鄉飲酒燕禮注云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
樂大雅頌為天子之樂是也彼注頌亦為天子之樂此
與耳此因風與二雅為尊卑等級以見其差降故其言
耳國君以小雅天子以大雅率其正所當用者然而
或上取燕或下就天子不純以大雅諸侯不純以小
故下鄭分別說之向者天子饗元侯肆夏合又王諸侯
文三合鹿鳴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正
鄭既言有上取下就之義因自問而釋之故云何者以
也知歌合如此者左傳曰穆叔如晉晉侯饗之金奏肆
三不舞工器文王之三又不拜歌鹿鳴之三三拜肆
行天子負問之對曰肆夏天子所以饗元侯也使臣
也文王兩君相見之樂也使臣不敢及鹿鳴君所以
也工歌不拜嘉又魯語曰金奏肆夏繁渴樂天子所以
故不飲拜今伶簫誅歌及鹿鳴之三君之所以則使
傳文又言文王兩君相見之樂是諸侯於鄰國之君亦

於鄰國今此鳴皆足已樂非一
 言或下就者諸侯燕羣臣乃
 下或故亦言或樂屬禮注云頌
 頌天子而謂樂也以上差之使
 天子亦為樂以上差之使大推
 四言以為上取也此鄭直以差
 為樂也何者元侯相與天子亦
 為天子於諸侯同則禮樂皆臣
 臣乃聘問之實同則禮樂皆臣
 天子定用大雅諸侯定用小雅
 禮之注盡論詩為樂章之意既
 樂而大雅之後仍有頌之意既
 雅頌盡為樂章所以此與也
 謂文先定言國若天子之用樂
 取下文亦宜同天子之用樂
 臣子合樂為下或明天子於
 諸侯於鄰國之君數大雅為上
 亦上取也若然天子禮樂皆有
 云樂或上取燕或下就於上取
 曰樂天子所以樂元侯禮記
 補儀禮天子是謂諸侯樂章臣
 侯於國君皆云樂於百官三燕
 君別其等使上取以樂為文其
 周禮天子掌客曰上三公三燕
 鹿鳴天子小雅而序曰燕羣臣
 而有樂則即樂所用是天子於
 侯使士會平王室定王費之文
 相為天子聘問之賓燕亦
 燕俱有也左傳曰晉晉侯與
 燕俱有也左傳曰晉晉侯與
 致命於侯於聘問之賓燕亦
 俱有也天子與臣並有樂燕而
 上取下就之例耳此因音卑異
 其不由樂燕為異此饗燕之文
 燕禮燕鄰國聘問之賓歌鹿鳴
 拜是其用樂同也故儀禮注引
 相與燕升歌頌合小雅天子亦
 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

諸侯於國君饗燕同樂之事也若然用樂自以尊卑為差等
不由事有輕重而升降鄉飲酒燕禮並注云鄉飲酒升歌小
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禮者可以逮下以燕禮諸侯之
禮工歌鹿鳴合鄉樂故鄭解其尊卑不同用樂得同之意
因言由禮盛可以進取禮輕可以逮下所以用樂得同彼言
此用樂之謂升歌合樂為例其舞則燕禮云若舞則酌是
謂侯於臣得用頌與此異也又郊特牲曰大夫之奏肆夏自
入門而奏肆夏示易以敬注云賓朝聘者也又大射燕禮
賓皆云及奏肆夏及周禮注杜子春云賓來奏納夏之樂
皆謂賓始入及奏未行禮之時與升歌合樂別也此其著
大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也且義曰禮樂崩壞不
得其意聖人問管仲之詩無以言焉而禮樂崩壞不可得詳
也故漢禮記天子約諸侯於國君燕用樂之下云其室間之
樂亦謂之室間也案鄉飲酒及燕禮升歌小雅其室間之篇亦
小雅則此室間之篇且與所用升歌同而云未詳聞者以其
雖知同在小雅大雅仍不知是向篇故曰室間之篇未得詳

寺充九之一

九

廟也大雅民芳小雅六月之後書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
亦顯善惡過正之次也。正義曰民芳六月之後其詩皆王
道衰乃作非制禮所用故謂之變雅也其詩兼有美刺皆當
其時善者美之惡者刺之故云美惡各以其時也又以正詩
錄善事所以垂法後代變既美惡不辨亦兼采之者為善則
是正之次故錄之也大雅言民芳小雅言六月之後則大
雅之詩皆小雅詩何章不黃皆為變也其中則有厲宣山三
別論之交兩無正小雅自六月及無羊十篇皆言宣三則
宣王詩也又大雅瞻中召是二篇序言幽王小雅自南有山
下盡何章不黃去十月之交等四篇餘四十篇唯何人斯大
東無將大車小明明都人士歸蠻六篇不言幽王在幽王詩中
皆幽王詩也本紀曰厲王即位三十年好利近榮夷公大夫
芮也夫諫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幣上使用寧焉王行暴虐
國人諫王曰公諫曰民不堪命王怒得備死使監諸者以告
則殺之二十四年王益嚴虐國人不敢言道路以目王告召
公曰吾能弭諂矣召公又諫不聽於是國人不敢出言三年

乃相與拔虜虜王馬王出奔于夷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十四年馬王出奔于夷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三十四年馬王出奔于夷周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
人藏下等八篇七篇而弭謗湯箋云厲王弭謗穆公不取
言王之惡則流弭謗也承系為良夫所作云貪人則類則
與所錄云祭夷公東門事同二十年後事兩無正云周宗既
城廟所止矣則其流弭謗之後此其可驗者也楚語云衛武公
九十五矣行歲以自警事昭公誌今抑持則作在平王之時
然檢知詩經在流弭謗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新說則謂事在流弭謗之前弭謗時也韋昭之言未必可信也
民難已者公孫王今急京師之民十月之交言后黨事雖有
推可事者民可從則事在流弭謗前也小受戒王無為晉以
小宛無王無為晉而生晉教王為善以尊民其事亦在流弭謗
前矣則厲王小雅雨澤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蓋王六韜事則不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為牧民今反
於為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之於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其言又以為先凶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與對定故次而無
正也 受刺王諫之不成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宛

小宛無王無為晉而生晉教王為善以尊民其事亦在流弭謗
前矣則厲王小雅雨澤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蓋王六韜事則不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為牧民今反
於為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之於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其言又以為先凶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與對定故次而無
正也 受刺王諫之不成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宛
小宛無王無為晉而生晉教王為善以尊民其事亦在流弭謗
前矣則厲王小雅雨澤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蓋王六韜事則不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為牧民今反
於為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之於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其言又以為先凶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與對定故次而無
正也 受刺王諫之不成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宛
小宛無王無為晉而生晉教王為善以尊民其事亦在流弭謗
前矣則厲王小雅雨澤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蓋王六韜事則不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為牧民今反
於為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之於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其言又以為先凶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與對定故次而無
正也 受刺王諫之不成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宛
小宛無王無為晉而生晉教王為善以尊民其事亦在流弭謗
前矣則厲王小雅雨澤正一篇事在大雅之後其餘不可詳
矣蓋王六韜事則不同所次之意蓋以王者所為牧民今反
於為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之於王則民勞而民之所為者由王政反常綱紀廢弛故
其言又以為先凶惡之甚致覆滅宗周無與對定故次而無
正也 受刺王諫之不成小宛傷天命之將去論怨嗟小宛

五嶽生位故少高為也神生賢哲王能任用又錫命之故文
武事故文江漢常武也則先夏百姓交侵急須出兵以征伐之
而小雅與之反以蠻荆獵南此交侵急須出兵以征伐之
故先六月來也也雖俱征伐以六月見侵之急又先采芣以
夷狄之平當情卓甲六會諸侯因鬼特故次車攻吉日以田
據下故又維庫政先百日出是以車攻序三宣王能內脩政
事外誦夷狄文武之業十備車馬備器械備會諸侯於東
都言正法外無兵寇可以安集乃民故次為焉也然宣
王承衰亂之後民先逃散豈得不早安集而待四鄰之叛也
明初即安集之得其力用乃平四方耳詩不以事之先多為
也宣王中與賢君未而德衰後有其事故次為焉也然宣
不從則則責之故少乃水鶴鳴其作不必有相父也以為王惡
斷耳正既廢其官則賢人逃去故次為焉也然宣王中與賢
君不能終始皆善設者維維意以示戒勸亦貴加人之長也
終以斯子考室無幸考若言若始之善見仁者之過亦不
甚也斯子說雖立信室寢生男也其始時之善無羊類
之書焉同時可知今反在商朝之下見宣王終始之言明矣
本紀又曰幽王三年驛驥生子伯服竟後反子而以廢
則為后幽王三年驛驥生子伯服竟後反子而以廢
幽王殺三屠山之下遷止言意廢后去太子不言廢去之
則皇崩幽王三年驛驥生子伯服竟後反子而以廢
申后太子尹長及祭公適王為非八年竟以石父之黨廢申
后遷太子九年王卒高而近約惡傳公事任於公棄申
因寵於內王卒始驛驥言驛驥相終於則幽王之遷自三
年之後為漸八年九年則其驛驥故驛驥云九年王卒始驛
一年而後殺也幽王六年驛驥印曰驛驥無驛驥以亂政之事
出驛驥云驛驥國百聖王通驛驥之驛驥也驛驥云六年驛驥
小弁言太子之放逐白華言中后之驛驥也驛驥云六年驛驥
於襄以乃物失其性此五德驛驥也驛驥云六年驛驥
則多怨也年之後也其驛驥則無文可驛驥也驛驥云六年驛驥
年之後者蓋多矣大雅之次驛驥也驛驥云六年驛驥
罪云非難之晨惟家之索而驛驥印在驛驥有長舌維厲之階故
處術也王婦言是用政事非品致無賢臣士境日變故召

是以開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小雅節南山以下至何草
不黃其少篇之義蓋以類相聚故楚茨信南山甫田大田皆
陳古以刺今其餘小雅既無明文不可臆說此三王變雅善
者不純為大雅惡者不純為小雅則雅詩自有體之大小不
在於善惡多少也關雅序曰雅者正也政有小大故有小雅
焉有大雅焉此為賸政善惡為美刺之形容以正也所正
之雅者有小大所以為二雅矣故十以盛隆為大雅政治為
小雅是其形各有所域而善者之體大略而惡者之中
非無別矣許謂其數美番祭其譏刺大雅則宏遠而宏明
大雅以明責小雅則踈急而局促多變修而怨讟司馬遷
良史之才之非罪及其刊述實典辭多慷慨而怨讟司馬
所以自傷也雅者伯之倫也夫唯大雅既明且正其言
身者自謂又雅南子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讟而不
傷古之道又二雅為異區也幽王小雅雅四十四而六雅
二百大雅者少也也厲王六雅有五而小雅雅四十四而六
是亦大雅之自定其體也推此而論則二雅辨諸其形容
作者之自定其體也推此而論則二雅辨諸其形容得宜
大雅亦有五正雅無小雅者矣諸儒以厲王無小雅者
何采者亦存以示二體本自小大異區非徒以意一之也

雅惡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雅刺詩則惡六八小
雅善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雅刺詩則惡六八小
王雅善小入大雅考之經文殊無其驗何則小雅刺詩則惡六八小
不引云然怨以爲德綱紀之大壞也瞻仰云民在章三載
作樂不與德比采錄歸人思夫怨曠也又宣王安集三下之
民之怨四夷之寇其功豈徒比於封一元舅之宰位焉一
問者曰常厥履管蔡之失道何故列於文王之詩曰周
之詩則其罪非問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言謂兄
弟之義也正義曰此即自問而釋之也周公雖德盛而有罪
而周公志有隱忍之清若亦成王詩中則李者之有罪
而作詩明其罪非爲問之由此故爲隱推進而上之文
王之詩因以見文王有諸兄弟之義也若云文王解難兄弟
或言爲隱者亦因此詩似本不由於管蔡然也周公聖人
爲之隱也而序云問管蔡之失道者以其周公之情欲爲之

無故編次者進而上之是以隱其事序者敘其作之所由不
得不言也武王之詩又無論燕之事若常棣間之則上下非
於其間與之為詩上自鹿鳴燕羣臣下有伐木燕朋友故舊則
孝之義以為樂歌非謂文王獨能親兄弟之詩言文王有親兄
如王肅亦以為然故魚麗序下王傳曰常棣之作周公成王時
周公誅管蔡之後而在文武之山之篇何也夫刑于寡妻
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此文武之雅以成其羣臣燕兄弟
友之樂歌焉是與齊周也志之論則異於此者若商周
友之樂歌焉是與齊周也志之論則異於此者若商周
王之時二叔流言作亂罪乃當誅將何及未可定也
不定也言未可定此篇為成王之詩也又問曰小雅之詩是
此諸則決言其義為成王之詩也又問曰小雅之詩是
與之初師曰有焉上之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臣也知漢與後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為此既漢與後其第耳。正義曰詩皆臣下所作故云小雅之
之族云漢興之初也十月之交箋云諸傳時後言其
矣焉言毛公移之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其
師所改也毛公移之者即毛公也自孔子以至漢興傳其
向言小雅者六月之詩自漢興後多陳小雅之事而
伐焉詩當承其青善則四夷之詩自漢興後多陳小雅之事而
其焉者謂正文以幽王之時禍甚幽王亦過矣。正月之詩也
故次五等而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正月之詩也
於幽王等而下以惡相從也言刺幽王亦過矣。正月之詩也
月之序所以多陳正經為幽王之言幽王亦過矣。正月之詩也
亂詩四夷者意其然所道以詳其事也見用舍存於小雅之
以人也若然序者小雅之意深矣。公必於此者以宣王起
於人也若然序者小雅之意深矣。公必於此者以宣王起
代四夷與復小雅而不繼小雅止經之公必於此者以宣王起
見小雅變而更與小國哀而復盛亦人儒所以示法也故
六月之序若其上本無厲工四篇之詩則六月自承正經之
美無為陳其變欲矣明於其中攝哀剛之下故也是以鄭於

十月之交箋檢而屬焉。○鹿鳴之什。○正義曰：周禮小司徒
屬云：五人為伍，五人謂之伍，則十人謂之什也。故左傳曰：以
什比車，必克然則什伍者，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
國為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不可混併。故分其
篇為十，為卷。即以此為首之篇，為什。長卷中之篇，皆統焉。言
鹿鳴至魚麗，凡十篇，其題各之，是鹿鳴之什者。宛辭言四牡
之篇，案皆鹿鳴之什中也。故樂師注云：徽者，歌雅。雅在周頌
臣工之什，言雅篇在臣工之什中，是卷首之篇，為什。長以統
餘篇之目也。南陵下箋云：毛公推改，首承通耳。此下非孔
子之舊，則什首之目，孔子所定也。以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
所，明於時有所判定。若卷之目，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可知。故鄭云：以下非
孔子之舊，則以上是孔子舊矣。知以非者，可知。故鄭云：以下非
夏為序，當孔子之時，未宜次在什中。今云詩之下，乃云有
其義而云其詳，置之什外，不在數中。明非孔子之舊矣。本十
月之交等四篇，在六月之上，則孔子什首，南陵復為第一。駘
弓為第三，鴈為第四，節南山為第五，北山為第六，桑扈為
第七，都人士為第八，以下適十篇通。及大雅與頌，皆其舊也。
篇及閱予小子，皆十一篇者，以本取十篇為卷，二篇不足為
別首。故附於下卷之末，亦歸餘於終之義。毛公推改，什首魚
藻，十四篇亦同。為卷取法於大雅與頌也。若然，則鴈之什
乃仍孔子之舊言，非著以毛公闕其亡者。以見在為數志在
義改而論，偶與舊合，非毛意。故存之也。必知今之什首，毛
公推改者，以毛公前出大儒，自作詩，謂篇端之序。毛公所置
十月之交，毛所後第，故知什首亦毛所推改也。言以下非孔
子之舊，則似之什，始自孔子所為。然孔子以前詩篇之數，更
後於今。若者無幾，皆用簡札，必不可數。十之篇，共為一卷。明
亦分別可知。既分，為卷固當。以十篇為一，已存之什也。但孔子
論詩，省去煩重，更以在者為什。故云：孔子之舊，不必孔子以
前無之什也。為此之什者，以其篇數積多，或分每十為卷。則
不篇十者，無之什矣。今魯頌四篇，商頌五篇，皆不滿十。無之
什也。或有者，承此雅頌之什，之後而誤耳。何者？商魯非周詩
篇，明無所用。以國為別，假令過十以上，亦不合分况。不滿十
於之什也。

附錄音毛詩江疏卷第九 九之一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九之三)

三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筮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幣酬幣也食之而有幣有幣也。飲於鳩反。疏。鹿鳴三章。注同。食音嗣。注同。筮丘房反。籥音匪。音又。疏。章八句。臣嘉賓既設饗以飲之陳饌以食之又實幣帛於筮篚而

有之以行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夙荷是德皆得盡其心誠

羣臣嘉賓者羣臣君所饗燕則謂之賓序發首云燕羣臣則

此詩為燕羣臣而次經無羣臣之文然則序之羣臣則燕

嘉賓一矣故羣臣嘉賓並言之明羣臣亦為嘉賓也燕禮

云大夫為賓則有唯一人而已而云羣臣皆為嘉賓者燕禮

於各之內立一人為賓使宰夫為主與之對行禮耳其實君

設酒設羣臣皆在君為之主羣臣禮也燕禮云若與四

方之賓燕則迎之于大門內四方之賓唯迎之為異燕手

與臣同則此嘉賓之中各四方之賓矣故思飲酒無禮云

鹿鳴者君與臣下反四方之賓盡講直情德之樂歌是也

序之嘉賓不唯指四方之賓者以此詩為燕羣臣而下序

同云嘉賓不得不為羣臣則序之嘉賓亦為羣臣明矣且序

云盡心傳曰竭力是已之臣子可知燕禮者使反有功與

臣樂之之禮文王之與臣也本自隆恩不必由使出有功

燕之也言既飲食之則饗食並有獨言燕羣臣者以食禮無

酒樂饗以訓恭儉亦於臣子所樂之義經言云燕以教和樂

且賦此詩主於忻樂故叙以燕因之而後兼言羣臣也既飲

食之章首二句是也實幣帛筮篚以將其厚意至是始是

也忠臣嘉賓得盡其心者序者因言君有恩惠可以得臣之

見臣蒙燕賜乃能盡忠故變文以見義。箋飲之至備禮。正義曰此解飲食而有幣帛之意言飲有酬實送酒之幣食

有備實勤餼之幣故特有幣也飲食必酬侑之考祭公食大夫

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為食賓躬勤之意未至復發幣以勸

之欲其深安賓也其禮食用幣之意也饗禮云準此亦為安

賓而酬之焉案聘禮云若覲不親食使大夫朝服致之以侑幣

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病及他故必致之者不廢其禮又曰
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是親食有侑幣不親食則以侑幣致之
然則不親饗以酬幣致之明親饗有酬幣矣故知致之而有
幣謂酬幣也鄭必知飲為饗者以飲食連文若飲食為則
食札不主於飲若飲為燕札不宜文在食上且饗食相對之
物有食不宜無饗亦特性云飲養陽氣故饗祇有樂是饗有
飲故知此飲謂饗也形弓為云大飲實曰饗六行人注云饗
謂設盛禮以飲賓聘禮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皆以飲為
饗禮也其幣所用公食大夫用束帛以侑其酬幣則無文故
聘禮注云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所用未聞也禮幣用束
帛乘馬亦不是過是饗所用幣無正文也禮幣用束帛乘馬
謂聘享之幣聘享止用束帛乘馬而已侑幣又用束帛乘馬
亦不是過言諸侯於大夫酬幣不過是也其天子酬諸侯及
諸侯自相酬仍不必用束帛乘馬故聘禮注又引禮器曰琥
璋璜蓋天子酬諸侯也必疑琥璜為天子酬諸侯之幣者以
琥璜非爵名而云爵明以琥璜將幣耳小行大合六幣者以
酬所用也謂春時酬賓以琥璜將幣耳小行大合六幣者以
編鐘以請則天子酬諸侯以蕭繡而琥璜將之既天子饗諸
侯之酬幣與諸侯異則食札天子侑諸侯其幣不必束帛無
文以言之此唯言饗食之幣不言燕幣燕禮亦當有焉但今

燕禮唯有好其無
幣故文不顯言之
吻吻鹿鳴食野之苹
鹿得萍吻也

然鳴而相呼懇誠發乎中
以與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
以成禮也箋云羊蘋蕭○吻音凶華音平濟平又作萍薄丁
反江東謂之藻藻音歌扶遙反懇○我有嘉賓鼓瑟吹笙

吹笙鼓簧承筐是將
黃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籥屬
所以行幣帛也箋云承猶奉也

書曰籥黃文
人之好我示我周行
周至行道也箋云示

周之列位也好猶善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
列位言三維賢是用以好呼報反存同示毛如字鄭作實之

疏
是鹿鳴所以為此也若鳴而相呼食野之
字類胡都反

之華草言鹿既得苹草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相呼而共
會以與文王既有酒食亦有懇篤誠實之心發於中召其臣

下而共行饗燕之禮以致之王既有懇誠以召臣下臣下
召莫不皆來我有嘉善之賓則為之鼓其瑟而吹其笙吹笙

之時鼓其笙中之黃以樂之又奉筐篚盛幣帛於是而行
之由此賙食以享之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故嘉賓皆愛

好我以節黃也見八輪誠矣示我以先王至美之道也
 下二句為其言已所以召臣燕食也琴瑟常帛厚之者
 以故臣下皆貴已由是當享食之○傳能得至成也○正
 義曰燕饗發乎中者以禮無外龜飾節之精得至成也○正
 中心是其懇誠也必取懇誠為貴者人君寫有一國信
 下札有禮無之道公法不得不設忠誠君臣相與以成
 其臣子以成禮也○或以為禮者節也○禮者節也○禮
 定本禮也○禮者節也○禮者節也○禮者節也○禮者
 耳據此是君召臣明矣○箋華積前○正義曰序文意
 曰今饋蒿也初生亦可食陸機疏云葉青白色莖似若而
 肥始生香可生食又可柔食是也易傳音韻云莖似若而
 其厚意則將為行厚意此云行節富與積○正義曰序文
 賓之義也○箋書曰厥饋玄黃○正義曰序文意○正義
 曰能取玄黃則此所引亦為徵文也○正義曰序文意○
 ○正義曰王肅述毛云謂華臣嘉賓也夫飲食以事至美之
 以樂之幣焉以將之則能好愛我好愛我則示我以至美之
 道矣○箋示當至是用○正義曰中庸云治國其如示諸掌
 示也言以儀善於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能賢是用
 其親疏明無不實之臣故所養燕而樂之也見傳賢是用
 下皆曰喜賓此獨言以明有異也又大棟卷耳並有周字此
 則為示明其不同古者實示同讀故改從實也且此篇聖君
 與臣皆通之樂翻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詰言而已明
 是以皆通之樂翻其垂法道教弘深非直燕曰詰言而已明
 所以上下相副於義為長故易傳也其吻吻鹿鳴食野之蒿

高敬也。○蒿呼毛反。敬去刃反。字耳。我有嘉賓德音孔

昭視民不怵君子是則是傲怵愉也。是則是傲言可法。傲也。云德音先王

道德之教也。孔甚昭明也。視古示字也。飲酒之禮於旅也。語

嘉賓之語先王德教甚明。可以示天下之民。使之不愉於禮

也。乃君子所法。故言其賢也。○視音示。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也。疏。我有旨酒嘉賓。○正義曰。言文王

有嘉賓。助其燕樂。至於旅酬之時。語先王道德之教。其明以

此嘉賓所語示民。民皆象之不愉。薄於禮義。只此實之德音

不但可示民而已。是乃君子於是法則之。於是傲傲之。嘉賓

之賢如是。故我有旨美之酒。與此嘉賓用之。燕飲以教遊也。

傳高敬。○正義曰。釋草。文孫炎曰。荆楚之間。謂蒿為敬。郭

璞曰。今呼為青蒿。香中炙啖者為敬。陸機云。青蒿也。前

漢之間。故南波陰皆云。敬也。本或云。杜康者。杜。字。杜。敬。乃

是。蒿。其。意。也。與。康。我。傳。相。跡。而。誤。耳。○箋。視。古。至。甚。明。○正

義曰。古之字。以目視物。以物示人。同作視字。後世而作字。異

相。視。物。與。示。字。見。示。人。物。作。單。示。字。由。是。經。傳。之。中。視。與。示

字。多。相。雜。亂。此。云。視。民。不。怵。謂。以。先。王。之。德。音。示。下。民。當。作

示。字。而。作。視。字。是。其。與。古。今。字。異。義。殊。故。鄭。辨。之。視。古。示

字。也。言。古。作。示。字。正。作。此。視。辨。古。字。之。異。於。今。也。禮。記。云。幼

子。常。視。無。誼。注。云。視。今。之。示。字。也。言。古。視。字。之。義。正。與。今。之

示。字。同。言。今。之。字。異。於。古。也。士。昏。禮。曰。視。諸。祫。饗。注。云。示。之

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

也

疏

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

也

疏

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

也

疏

我有旨酒嘉

賓式燕以教

也

生道德之音其實能語先王之德音即是實有孔昭之明也
德何者非孔昭之明德者不能語先王德教使之甚明也

呦鹿鳴食野之芣芣草也。今其分反說。我有嘉

賓鼓瑟鼓琴鼓瑟鼓琴和樂且湛湛樂之貌。音洛。注下皆

同連者南天。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燕安也。皆

致其與則不能得其志不能得其志。疏傳於草。正義曰

則嘉賓不能得其力。夫不音符。疏陸機云陸機賦

鹿鳴三章章八句

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為文王

伯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

職於其來也陳其功也。四牡茂后反勞力賴上

篇末注同使所與反三。疏四牡三章章五句至說矣。王

皆同說音覽樂音各。疏義曰作四牡詩者謂使臣王為

伯之時令其臣以三事出使於其所職之國事畢來歸而王

勞來之也言凡臣之出使唯恐其君不知已功耳。今臣使

有功而為王所見知則其臣忻悅矣故文王所求其功古以

勞之而悅其心焉此經五章皆勞辭也其有功見知則悅矣

總述勞意於。四牡駉駉周道倬倬駉駉行不止之貌。周

歷遠之貌。文一王事諸侯撫叛國而朝聘乎紂故周公作樂以

歌之。王之道為後世法。駉勞非反倬本反作委於危反倬

朝言遠反。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盬不堅

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憂云無私思。思

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事王

事。監音吉。疏四牡至傷悲。正義曰此使臣既還文王

而不息在於步周之道倬倬然歷比長遠之路其疲勞矣使

臣當爾之時其言曰我豈不思歸乎以王家之事無不堅固

我當從役以堅固之故義不得廢我心念思父母而傷悲言

我知汝之如是也。疏駉駉行不止之貌。正義曰此勞使臣

之諄明愍其勞苦故以駉駉為行不止之貌。正義曰車馬之

駉駉翼翼雖行不止不替其容駉駉也。又二章傳曰車馬之

喘息之貌卒章傳曰駸駸貌皆稱其疲苦以勞之故傳曰
馬勞則喘息是也知周道為歧周之道者以時亦稱王仍在
於歧故也又解文王所以使臣者文王率諸侯撫叛國而使
之朝聘於紂是故使臣於諸侯也言使臣於諸侯者正所以
率撫之也左傳曰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是率諸侯使朝
聘之事也文王率諸侯使朝聘耳非謂令此使臣自聘紂或
以經云王事謂此使臣聘紂而反無不然者以此經序無聘
紂之事傳言率諸侯朝聘於紂不言自遣人聘也若其自遣
人聘安得連朝言之豈勞使臣之聘而言身自朝也又序下
箋云使臣以王事往來於其職是使臣行於所職之國非適
天子之都也言二事者以行役使出是王者常事即非適三
畿也故鷄羽杖皆言王事靡盬非聘天子之事不得以三
事之文便謂天子矣言周公作樂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所
謂今鄉飲酒燕禮皆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禮是周公所
制法後世常歌是為歌文王之道為後世法定本云作此為
文王之道無周公歌三字然鹿鳴皇皇者華皆歌之獨於此
言者率中以明上下○傳思歸至王事○正義曰傳以靡盬
為公義故以思歸為私恩以我心傷悲出自其情故曰情思
箋以傳言不備故贊之云無私恩非孝子無公義非忠臣故

鄭卿飲酒燕禮注皆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
忠孝之至是也思歸而不歸者以君子不私害公故又引
公羊傳不以家事辭王事以證之焉集注及四牡駉駉
定本皆無箋云兩字又定本思恩作私恩○四牡駉駉

嘽駉馬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駉○嘽
他丹反駉音洛喘川亮反鬣本又作驪力源反本

又作髦**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啟處**遑暇啟處
音毛○

受命舍幣于祊乃行○跪求毀反郭**疏**傳臣受至乃行○
巨凡反沈堪彼反舍音釋祊乃禮反

命使若使者辭君不許乃退厥明賓朝服釋幣于祊注云告
為君使也又曰釋幣于行遂受命遂行注引曲禮曰凡為君

使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是臣出使舍幣乃行之事也○聘
禮既釋幣於祊於行乃云遂受命在釋幣之後此云臣受命

舍幣於祊似受命在釋幣前者此云受命謂聘禮命使者使
者辭君不許受此被遣將使之命其事在釋幣前也聘禮又

云遂受命者謂受君言語聘彼之意與此臣受命者別
也引此者證不違啓處言臣受命即行是不違啓處也

翩者騅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騅夫不也箋云夫不
鳥之翮謹者人皆愛

之可以不勞。則飛則下止於樹木。喻人雖無事其可獲安乎。感厲之。翻音篇。雖音佳。本又作佳。樹况甫反。夫方于反。字又作鳩。同不方。浮反。又如字。字又作鳩。同草木。疏云。夫不一。名浮鳩。愁起角反。王事靡盬不遑

將父將養也。下注同一音如字。反。疏王以使臣勞苦因勸厲之

言翻翻然者。雖之鳥也。此鳥其性愁謹。人其愛之。可以不勞。猶則飛而後則下。始得集於苞。相之木。言先飛而後集。所集以喻人亦當先勞而後得所安。女使臣雖則勞苦。得素使成

功名揚身。遂亦先勞而後息。寧可辭乎。故從勞役。其言曰。臣家之事無不堅固。我堅固。王事所以不暇在家。以養父母。傳雖夫不一。正義曰。釋鳥云。雖其夫不令。人曰。雖名其夫不

李巡曰。夫不一名。雖今。楚鳩也。其氏引春秋云。祝鳩。祝鳩。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鷦鳩也。箋夫不至。祝鳩。夫不者。故為司徒。郭璞曰。今。鷦鳩也。箋夫不至。

不。正義曰。言愁謹者。即宜不勞是也。故人愛之。言可以不勞者。以惡鳥勞苦。固是其常。愁謹之鳥。宜不為勞。而則飛而乃有所集。是無不勞而安者。故曰。人雖無事。其翩翩者。雖可獲安。且鳥飛自然之性。言勞者。喻取一息耳。翩翩者。雖

載飛載止。集于苞杞。杞杞音起。拘音。王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駸駸駸

事靡盬不遑。將母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駸駸駸駸

母來詒詒念也。父兼尊親之道。母至親而尊。不至。云。詒

人之思。恒思親者。再言將母。亦其情也。詒音答。疏不

至來詒。毛以為女使臣在塗之時。其情言曰。我豈不思歸乎。我由汝。誠有思歸。是用作此詩之歌。以勞汝。如汝以養母

之志。而末念。猶言念來養母。故王述曰。是用作歌。以勞汝。乃來念養母也。鄭以箋備。傳義念至不至。正義曰。詒念

釋言。文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兼之者。也。敬為尊。愛為親。是父兼尊親之道。又曰。母亦其愛表。記曰。母親而不尊。是母至親而尊不至也。補此

者。解再言將母意。以父雖至親。簡兼至尊。則恩不至。故表記曰。父尊而不親。母以尊少。則恩意偏多。故再言之。箋詒告

至其情。正義曰。左傳。辛伯詒周桓公。是以言告周桓公。故知詒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未生於君者。言

知詒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未生於君者。言

知詒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未生於君者。言

知詒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未生於君者。言

知詒為告也。言故作此詩之歌。以養母之志。未生於君者。言

言去是周作此詩之歌者以此實意所欲言君勞而述之後
故云歌耳又申傳華親之意言人之思相思親者母之慈恩
實親多於父文王述使臣之意再言將母亦其臣情之所欲
故再言之也易傳者首章云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
文隨我心是才使臣之辭矣類此而推則是用作歌將
詩亦序使臣之意既序使臣之意明是用作歌為使臣作此
歌所以來告下得為念也然言有勞苦患上下不知今君勞使
臣言汝曰豈不思歸作歌來告是明已知其功探情以勞之
所以為悅序曰有功而
見知則悅矣此之謂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皇皇五白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

光華也言三山使能揚君之美延其譽於四方則為不辱

命疏皇皇五白華五章章四句三光華。王義曰作皇皇者

便堂揚君之美使遠而有光華焉送之以禮樂言臣出

相將既能有禮敏達則能心知樂坊故兼言焉言遠而有光

華即首章上二句是也經序創者經以君遣使臣主勅使有

光華所以得光華者當驅馳訪善故為此也序以言本送

之以禮樂訪使之遠有光華為文之勢故與經不同也知遠

而有序華亦君所戒辭者以首曰皇皇者華而云君遣使

臣則知此辭亦君所勅遣也且一篇之詩獨二句兼君遣之

辭於又不離也文王之臣非不能奉命有光華但此皇君之

詩垂示典法君能戒遣使臣所以巨無辱命皇皇五白華

于彼原隰皇皇五白華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皇皇五白華

則然○煌音皇又音晃駢駢征夫每懷靡及

之貌征夫行人也每懷懷和也箋云君命當速行每人懷其

留則... 皇皇至... 止義曰此述文王遣

及... 言煌煌然而光明者... 是草

心... 出使... 其君... 命於... 與爾皆

使... 遠近... 易其... 志也... 汝... 命於... 行夫受命當

無... 故... 當... 速... 行... 驅... 馳... 而... 咨... 諷... 之... 既... 不... 稽... 留... 恐

陳... 傳... 每... 鍾... 懷... 和... 正義曰... 本... 皆... 如... 此... 此... 既... 以... 每... 為... 鍾... 懷... 為... 和

而... 章... 傳... 云... 有... 中... 和... 當... 自... 謂... 無... 所... 及... 王... 肅... 以... 為... 下... 傳... 所... 言... 覆

說... 此... 也... 功... 亦... 毛... 云... 使... 臣... 之... 行... 必... 有... 上... 介... 衆... 介... 鍾... 多... 內... 懷... 中... 和

之... 道... 猶... 自... 以... 無... 所... 及... 是... 以... 驅... 馳... 而... 咨... 諷... 之... 義... 春... 秋... 至... 所... 及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 正義曰... 鄭... 之... 此... 說... 亦... 述... 三... 也... 但... 其... 意... 與... 王... 肅... 其... 耳... 案... 魯... 語

馬維駒六轡如騶... 音俱本下作騶... 如騶... 載... 馳... 載

騶周爰咨... 忠信為周... 訪問於... 為... 事... 為... 諫... 云

人則於是訪問求善道也。咨本亦作訪。疏。我馬至咨謀。

王及使臣曰我使臣出使所乘之馬。疏。正義曰此。

如物之被洗濯焉。遂其鮮澤矣。疏。正義曰此。

則。疏。正義曰三章傳云咨事之難易為謀。四章傳曰咨禮義。

所。疏。正義曰三章傳曰親戚之謀為詢。此皆出於外傳也。左傳。

曰訪問於善為咨。杜預曰問善道也。咨。疏。正義曰問親。

政事也。咨難為謀。杜預曰問患難也。唯難。疏。正義曰問。

為難。易不同。然患難之事亦須訪其難。易理亦不異。餘皆與。

傳同。毛據彼傳。因以義增而明之。其忠信為周。一句魯語文。

也。魯語昭以為字。誤。以從左傳曰不當為事。又曰事當為難。是。

也。餘。疏。正義曰左傳同。此四者。疏。正義曰俱。計。周而必為。此。次者。

以咨。是。訪。名。所。訪。者。事。故。先。咨。事。有。難。易。故。次。咨。謀。既。有。

有親。疏。故。次。咨。詢。因此。附。會。其。文。為。先。也。耳。當。我。馬。維。駟。

六。駟。如。絲。音。其。忍。音。刃。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今。事。之。難。易。為。我。馬。維。駟。六。駟。沃。若。載。馳。載。驅。周。

爰。咨。度。沈。又。於。縛。反。度。待。洛。反。注。同。我。馬。維。駟。六。

駟。既。均。陰。白。雜。毛。曰。駟。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

之。謀。為。詢。兼。比。五。者。若。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成。於。六。德。也。

箋。云。中。和。謂。忠。信。也。五。者。咨。也。謙。也。謙。也。度。也。詢。也。雖。得。此。

於。忠。信。之。賢。人。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疏。傳。兼。此。至。六。

則。成。大。德。言。慎。其。事。詢。音。苟。諸。親。為。詢。疏。德。正義。曰。

左。傳。云。臣。獲。二。善。是。也。魯。語。曰。重。之。以。六。德。是。傳。之。所。據。云。

箋。中。和。至。其。事。正義。曰。此。箋。以。毛。傳。不。明。贊。成。其。說。經。云。

周。傳。言。中。和。中。和。周。之。訓。也。謙。謙。度。皆。咨。周。而。得。之。則。周。之。

中。和。為。已。之。有。故。言。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者。即。止。每。懷。

自。謂。無。所。及。也。以。君。勅。使。臣。云。若。每。人。懷。私。則。於。事。無。所。及。故。當。

為。周。不。言。中。和。故。鄭。中。言。之。傳。云。中。和。正。謂。忠。信。也。然。則。毛。

傳。不。言。忠。信。而。云。中。和。者。中。庸。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

發。而。中。節。謂。之。和。則。中。和。者。秉。心。審。淵。出。言。允。當。之。謂。也。

然。於。文。中。心。為。忠。人。言。為。信。是。忠。信。中。和。事。理。相。類。故。毛。以。

忠信為中和鄭據成文轉之為忠信也知五者皆也故云
也度也詢也者以左傳穆叔先解此五事乃曰臣獲五善故
知此為五者也言雖得此於忠信之人者皆於周咨焉故云
得之咨出於己非出於彼同云得者由周咨賢所以得訪故
亦為得之於忠信也雖得此五者猶當云已無所及於事則
成六德言慎其事也章昭云六德謂謙也謀也度也詢也咨
也周也率周者從賢之質不當以周備數也傳云自謂無所
及成於六德美由傳既言猶當云已將無所及於事則成六
德然則美傳之意以自謂無所及於事身謙虛謹慎以之為
一通彼五者為六德不與章昭同也鄭之此說贊成毛義故
鄭志張逸問此美云中和謂忠信每懷謙及箋云懷私為每
信和當為私而此言忠信愚意似乖也答曰非也此周之忠
謂無所及謂出於每懷謙及而來箋以破和為私則無復有
中和之事矣又言中和政怪而問之鄭答曰非也謂此中和
每懷也由此言之則張逸亦不知箋轉和以由毛意謂鄭破
和而莊傳故有此問鄭答曰非是鄭不易毛也但毛傳實略
事之久遠未知鄭之此說止當毛意以否要以觀其合意及
箋意必當然也王爾以毛傳云雖有中和者即止每懷謙和
是也孫毓亦以為然故其評曰按此篇毛傳上下說自相申
成下章傳云雖有中和當自謂無所及即是上章謂每懷謙
及每懷謙和之義也蓋既易之於前為說於下云中和謂忠
信自是周之訓也何得以釋中和乎上下錯矣不可得通傳
義為長編檢書傳不見訓懷為和假使訓懷為和字猶無
所出外傳言懷者上下文勢皆作私懷之義則鄭氏之言實
有所據而今詩本皆有每雖則玉爾之說又非無理耶王
並是大儒俱云此傳未知誰得其可故兼載申說之焉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周

甲二叔之不成而作兄弟之恩疏召公為作此詩而歌之以
常棣八章章四句至棣焉。正義曰作常棣詩者言燕
疏兄弟也謂王者以兄弟至親宜加恩惠以時燕而樂之

周公述其事而作此詩焉兄弟者共父之親推而廣之同姓
宗族皆是也故經云兄弟既翬和樂且孺則遠及九族宗親
非獨燕同懷兄弟也序又說所以作此燕兄弟之詩者周公
傷管蔡之失兄弟相承順之道不能和睦以亂王室至

得為管蔡故問之鄭各注左氏者亦云管蔡謂鄭賈之說也
又左傳論周公手二叔之不咸而作常棣此序言閔管蔡之
失道故作常棣之意則此云管蔡與傳言云二叔
可知故云此序子夏所作親受聖人自足明矣。常棣之

華鄂不韡韡 韡也常棣棣也鄂猶鄂鄂然言外發也韡
鄂足也鄂足得莖之光明則韡韡然盛與者喻弟以敬事兄
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古聲不附同。鄂五各反

亦不附不音如字反又芳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
棟棣音以支反又是芳反按爾雅云唐棣移常棣棣作移者
也附亦作附前注同一云不亦方于反

兄弟 常棣之言為今也云云聞常棣之言始聞常棣
常棣至兄弟。毛以為常棣之木華鄂鄂然外發之時豈不
而相和睦豈不強盛而有光暉乎言兄弟和睦實強盛而有

此華鄂之靈莫如兄弟之相親言兄弟相親則致榮顯也
此以為華下有鄂鄂下有附言常棣之華與鄂附華韡然其
光明明也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然則凡今時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常棣之親無如兄弟之最厚也。傳常棣至光明。正義曰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

威喪懷思也箋云死

可畏怖之事。維兄弟之原。際哀矣。兄弟求矣。

甚相思念。怖皆布反。原際哀矣。兄弟求矣。

矣。言求兄弟也。箋云。原也。際也。以相與聚居之故。故能立。

高下之名。猶兄弟相求。故能立。蔡顯之名。哀薄侯反。

死喪至求矣。正義曰。言兄弟人恩至厚。有死喪可畏怖之

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餘人則不能也。兄弟相念如是。則

當求以相就。不得疏也。原與際同。聚矣。猶兄弟相求矣。原際

以聚居之故。故能定高下之名。兄弟以相求之故。故能立。蔡

顯之說。所。脊人。之在原。兄弟急難。行則。不。能。自。舍。耳。

以相半矣。脊人之在原。兄弟急難。行則。不。能。自。舍。耳。

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難。箋云。雖渠水鳥而。今在原。夫其

常。則飛。則鳴。求其類。天性也。猶兄弟之於急難。脊若益

反。亦作。即。又作。鷺。皆同。今音零。本亦作。鷺。同。難。如。每。有。良

字。又乃。互。反。注。同。搖。音。遙。又。餘。照。反。處。昌。慮。反。

朋况也。亦歎。况。茲。永。長。也。箋云。每。有。雖。也。良。善。也。當。急。難

或。伯。兄。亦。也。美。也。丹。反。疏。脊。令。至。水。美。正。義。曰。脊。令。者

之。上。且。反。以。揚。上。韻。疏。脊。令。至。水。美。正。義。曰。脊。令。者

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

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

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

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雖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

疏

每有良

朋况也亦歎

疏

失其常處也然脊令既失其常處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

此則天之性以喻兄弟既在急難而相救亦不能自舍亦天

之性於此急難之時雖有善同門來茲對也唯長嘆而已不

能相救言朋友之情甚而不如兄弟是宜相親也傳脊令

至急難正義曰脊令雖渠釋鳥文也郭璞曰雀屬也陸

更錢如鴉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下黑如

身不能自舍以喻兄弟相救於急難亦不能自舍然而此

直云在原與急難何知不正以在原喻在急難而已而必知

此難之故知為相救於急難也但脊令不能自舍之貌猶

可言故云飛則鳴行則搖兄弟相救之貌不可言故直云相

也兄弟閱于牆外禦其務閱很也箋云禦禁務侮也

有良朋烝也無戎烝與戎相也箋云當急難之時雖有

須實塵同烝之承反填依字音田與實同人依古音音

所謂笑羽圖非常議大疑而為飲禮也周語曰王公立飲則

有虞丞親或燕饗則有穀丞又曰飲以頭物燕以合好則飲

燕禮異序曰燕兄弟此陳飲者圖非常議大疑乃有飲禮則

其大疑則婦人不與立以成禮則不必和樂下章云妻子合

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是此章之中

以相親也○傳燕屬至尚毛○正義曰燕屬釋言文李總曰

族內燕則以齒而孝悌之道達矣王與宗族之人燕以毛髮

彼注云謂以髮鬢為坐朝事尊尚爵妻子好合如鼓

瑟琴今王與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好

報和胡反對之兄弟既翁和樂且湛急反湛答南反

又作耽韓詩疏禮此又論內外之歡也王與族人燕於堂

上則后與宗婦燕於房中王之族人見王燕其宗族知王親

之皆做王親親與其妻子自相和好志意合和如鼓瑟琴相

好和於時兄弟既會聚矣其族人非直內和妻子又九族和

解天子自燕宗族兄弟所以得致妻子好合之意以其王與

族人燕則宗婦內宗之屬亦從后於房中而燕故有妻子自

宗婦者謂同宗知大夫之妻也內宗者同宗之內女嫁於婦

大夫者春秋莊二十四年夫人姜氏入大夫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之宗婦明是宗族之婦也故賈杜皆云宗婦同姓大夫之婦

姓之宗婦謂齊同姓之婦是同姓大夫之婦名為春燕也

周禮春官序官云內宗凡內女之有爵者注云內女王同姓

之內宗也天子燕宗族之禮云所以知王與族人燕則宗婦

內宗從后者甚露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傳曰夜飲私燕也

宗子將有事族人者入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

深宗也等云天子燕諸侯之禮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

耳然則天子燕同姓諸侯之禮猶字子燕族人則天子燕為說

族元弟為朝廷臣者如宗子於族人可知案特牲饋食禮於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世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

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

民德歸厚矣

疏

伐木六章章六句至厚矣。正義曰

燕之田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王若所
親其親以使和睦又能外友其賢而不棄不遺忘久故之恩
舊而燕樂之以此化民於上民則效之於下則民德皆歸於
厚而不澆薄矣朋是同門之稱友為同志之名故舊即昔之
朋友也然則朋友新故通名故舊唯施久遠此云朋友可以
兼故舊而並言之者此說文王新故皆然故異其友賢不
棄燕朋友也並不遺故舊是燕故舊也舊則不可更釋新交則
非賢不友故變朋友云友賢也燕故舊即二章卒章二句
是也燕朋友則二章諸父諸舅卒章兄弟無遠是也經序
首經以主美文王不遺故舊重故先言之而後言以舅先

兄弟見父舅亦有故舊也序以經雖主燕故舊而故舊亦朋
友故先言門友以見摠名而又別言故舊以明其為二事天
子至二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即序首章之重因文王求
友而廣言貴戚也經以由須朋友而燕之故先論求友之由
序則以詩本主燕所以倒也二章卒章所陳皆為燕食談之
不得以召父舅又於兄弟陳王之恩皆是燕朋友故舊也
兼陳食札而序不言亦幸其歡心足以兼之其親親以一
說王者立法且明次篇之義親親以睦指上常棣燕兄弟也
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即此篇是也常棣雖周公作既內
之於治內之篇故為此以示法是此篇皆有義意

木于于鳥鳴嚶嚶

與也丁丁伐木也嚶嚶驚懼也箋

位在農之時與友生於山巖伐木為勤苦之事猶以道德相
切正也嚶嚶兩鳥聲也其鳴之志似於有友道然故連言之

反嬰於耕反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鳥出從深谷今移處喬木喬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其驕反鄉本又作同許亮反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君子雖遷於高位不可以忘其朋友箋云嚶其鳴矣求其友聲
木者求其友聲求其尚在深谷者其相與復鳴嚶嚶然也

又及相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

矧况也。矧云相視也。鳥尚知居高不呼其友。况是人乎可不求之。相息亮反矧。矧忍反。神之聽之

終和且平。箋云以可。否相增減。曰和平。齊詩也。此言心誠

功。疏。伐木至且。且。毛以為有人伐木於山阪之中。丁

也。疏。然為聲鳥聞之。嬰嬰然而驚懼。以與朋友二人相切

磋設言辭以規其友。相切即即然。其友聞之。亦自勉勵。猶鳥

聞伐木之聲。然也。鳥既驚懼。乃飛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

之上。以喻朋友既自勉勵。乃得遷於高木之上。鳥既遷高

木之上。又嬰嬰然其為鳴矣。作求其友之聲。以喻君子雖遷

高位而亦求其故友。所以求之。若視彼鳥之無知。猶尚作求

其友之聲。况人之有知矣。焉得不求其友乎。君子為此而

求友也。既居高位而不忘故友。若神明之所聽祐之。則朋友

終久必志意和且功業平。鄭以為此章遠本。文王幼少之時

結友之事。言文王昔日未居位之時。與友生伐木於山阪。丁

丁然為聲也。於時雖處勤勞。猶以道德相切直。時有兩鳥在

傍。嬰嬰然而鳴。此鳥之鳴。似朋友之相切。故連言之。此鳥乃

出從深谷之中。遷於高木之上。復嬰嬰然為其鳴矣。作求

其友之聲。然視彼鳥矣。猶作求其友之聲。况是人。何得不求

其友生乎。故文主所以求友生也。天意與毛同。唯不與為異

耳。傳丁丁至驚懼。正義曰。此丁丁文連伐木。故知伐木

聲下去。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則木是其鳥驚懼而飛遷矣。故

知嬰嬰然驚懼言此鳥為驚懼而鳴耳。嬰嬰非驚懼之聲也。故

下云。嬰其鳴矣。不復驚懼。鳴亦嬰是也。然釋訓云。丁丁嬰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神之聽之

與之俱行故知親在農禮記注士之子食禄不免農則
以子免農矣時文王為諸侯出子而在農者案史記周
紀大主曰我世當有與者其在昌乎則文王在太王之時年
已長大是諸侯世子之子耳太王初遷於岐民稀國小地又
隘險而多樹木或常親自伐木所以勸率下民不可以不
也言嬰嬰兩鳥者以相切直若一鳥不得有相切故郭璞曰
嬰嬰兩鳥為以喻朋友切磋相正是以義勢便為兩鳥其實
一鳥之鳴亦嬰嬰也故知嬰其鳴矣是一鳥也又解鳥鳴與
伐木文連之意以文王相切直之時此兩鳥共鳴亦似朋友
之相切磋及其遷處高木嬰鳴相求又似朋友之相求故下
觀之以為喻此鳴之志似於有朋友之道也
故連言之為葛輩因以黃鳥為與亦此類也
伐木許許
醜醜
許許神貌以筐曰醜以藪曰許與美貌箋云此言
許許呼占反醜徐所宜反又所餘反葛洪所寄反謂之筐
盪酒盪音鹿黃音叙又羊波反神乎發反又劍几反藪素口
反曰濟
思叙反
曰父異姓則稱舅用君友其賢臣大夫士友其宗族之仁皆
者箋云速召之有酒有許今己族之飲酒○許直呂反寧

適不來微我弗顧

微不來無使言我不顧念也
於粲

洒掃陳饋八簋

灑明貌圓曰簋天子八簋箋云粲然
如字舊音烏聚采曰反洒所灑矣陳其黍稷
位反簋居偉反灑所蟹反又所灑反撰本又作拊用問反食

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也

也
疏
伐木二有咎○毛以為伐木其柿許許然故鳥驚而
飛去以喻朋友之相勸故德進而業備也此所與切

差之故舊今以筐醜其酒有蕝然而美與之燕飲焉王非直
燕其故舊又既有肥牲之羊以召朋友諸父而燕之俱有羊

酒各奉其也王意又殷勤諸父兄弟必盡召之王言曰寧
召之適自不來則已無得不召之使言我不顧念之而懷怨

也於是粲然洒掃其室庭陳飲食之饋黍稷之業有八簋也
既有肥牲之牲以召諸舅而食之寧召之適自不來則止無

使懷怨以我有各過焉言王厚其朋友故舊為設燕食兼有
焉○鄭云嚮時與文王伐木許許之人文王有酒而飲之本

其昔日之事也餘同○傳許非至曰得○正義曰以許許朱
聲之故為柿貌上言了了之声下言於阪之處互以相通

明在阪丁之為聲而有神也以筐曰醜以菝曰涪者筐竹器也藪草也醜酒者或用筐或用草於今猶然毛氏蓋相傳為說因醜言有逆解下文用草者用茅也傳信曰年左傳曰爾貢苞茅不入主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傳對未至仁者○正義曰釋而云未成羊曰狩郭璞曰今俗呼五月羔為狩是也傳以經稱諸父舅序云燕朋友故舊則此父舅是文王之朋友也禮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故曰諸父諸舅也禮記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也觀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曰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異姓則曰叔舅是天子稱諸侯也左傳隱公謂城信伯曰叔父有憾於寡人鄭厲公謂原繁曰願與伯父圖之禮記衛孔裡之鼎銘云公曰叔舅是諸侯稱大夫父舅之文也諸侯則國有大小之殊大夫唯以長幼為異故服虔左傳注云諸侯稱同姓大夫長曰伯父少曰叔父是也然則諸侯謂異姓大夫長者亦當為伯舅但經傳無其事耳公羊傳曰王者之後稱公大國稱侯皆千乘小國稱伯子男左傳曰在禮卿不會公侯會伯子男可也分五等為二節皆以公侯為上等伯子男為下等明大邦謂公侯小邦謂伯子男其稱牧伯則異曲禮曰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天子同姓謂之伯父異姓謂之伯舅東西二伯又曰九州

詩九卷之三

之長入天子之國曰牧天子心謂之叔父異姓謂之叔舅禮記注云牧尊於大國之君而謂之叔父避二伯也亦以此為尊禮或損之而益謂此類也言由避二伯故稱叔因以別異大邦之君亦以損其稱而更益其尊故云損之而益也齊太公為王官之伯左傳云王使劉定公賜齊侯命曰昔伯舅以二伯之禮命之信元年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昨曰使孔賜伯舅昨是也周公亦是分陝之伯而魯頌云王曰叔父者以其實成王叔父以至親言之也其晉文公亦有霸功而王策命詳云王曰叔父者齊桓晉文雖俱有霸功天子賜命皆本其祖太公受二伯命致還以二伯之禮賜桓公唐叔本受州牧之命故還以州牧之禮命文公故唐叔文公但稱叔父左傳周景王謂籍談曰叔父唐叔是唐叔亦受州牧之禮而稱叔父也僖二十四年傳王出適鄭使來告難曰敢告叔父謂魯為叔父成二年傳王告鞏朔曰今叔父克遂有功於齊先王之左右是謂衛為叔父也是晉與魯衛王皆呼之為叔父昭九年王使詹強伯執於晉曰伯父惠公歸曰蔡又謂晉侯為伯父由此觀之魯衛為大國而稱叔父晉國之中伯叔俱稱不同者以魯雖周公之後周公位冢宰為東伯而周公

之國故擊繫伯禽左傳口饒父禽父王孫牟並事康王之國
俱以令德作王出明謙州牧矣繼父唐叔之子王孫牟康成
之子康叔稱叔父是為州牧尚書酒誥命康叔之辭曰明大
命於妹邦鄭云康叔為連屬之監則康叔後或為州牧續以
王孫牟或各繼其父為州牧也伯禽作費普專征徐戎為方
伯可知三國並為大國三室之親又皆二伯之後尊而異之
所以皆稱叔父焉晉又稱伯父者以晉既大國出伯盟主故
變稱伯父耳尚書文侯之命王曰父義和平王得父德夾輔
周之勳尤親之而自稱父也天子稱朝廷公則無父蓋有
爵者自依諸侯之例無爵者亦應以此長幼稱伯父叔父大
夫以下位卑其稱父舅以否無文以明之此傳以及下經父
舅兼有解天子所呼父舅之文以諸侯於大夫猶天子於諸
侯同有父舅之名故連釋之焉既此篇與朋友而呼父舅是
亦為父舅故亦因解國君友其賢臣并及大夫友其宗族之
仁者云仁賢者明尊卑之交非賢不友故也定本無宗字
箋有酒至款酒。正義曰此有酒有款召族人飲之蓋在燕
禮非饗也何者聘禮注云饗謂享大夫以飲賓也今此唯肥
牲而已是非饗禮明矣今燕禮者是諸侯燕其羣臣及賓客
之禮禮記云其牲狗不用羊也此一云有肥野者天子之禮異

於諸侯也宣十六年左傳曰天子燕饗之禮異於諸侯折筮以當饗
○箋原其至食禮。正義曰饗禮特牲少牢禮亦不同也
皆以簋盛黍稷則八簋是黍稷之器也故云稟其黍稷謂為
食禮案周官掌客職五手諸侯饗皆十二又公食大夫禮上
大夫六簋此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堂客所
云謂食饗之天子云八簋者據待族人設食之禮其堂客所
特牲者二簋少牢者四簋故玉藻云少牢五俎四簋然則大
牢者六簋上肥野饗酒為燕禮此是食禮三陳之也知是食
禮者燕禮生於餽酒無飯食則此簋盛黍稷是食禮可知周
禮地官甸人云凡饗供食米則饗禮有黍稷矣但饗主於飲
不主於食此經不言酒飲獨陳八簋假令與上饗酒并為一
事亦不得為饗禮何者饗禮太牢以飲實不得用未成牲野
也但於肥野之下既言以速諸父又別言於祭酒歸以速諸
舅明二者又為一禮上句為燕下句為食燕言諸父言諸
諸舅言文以相通也推此明以兼有饗矣但文不見饗字

木于阪醴酒有衍 衍美貌箋云此言代也 蔓豆有踐

兄弟無遠 弟父之黨母之黨 民之失德乾餱以愆

非燕族人據族人為朋友者互說耳舉族可以兼異姓及
姓矣。○箋反可以恨兄弟乎。○正義曰定恨作限恐非也。
傳酤一宿酒。○正義曰毛以為言無酒明是卒為之故云。
宿酒蓋於時有之。箋以經傳無名。宿酒為酤者既有。
之酒不得謂之無酒。論語云酤酒市脯不食。是古買酒為
酒故易之為酤買也。○箋為我至樂已。○正義曰兄弟陳
之厚已使人為之。○箋舞言為我者以樂由已而故也。○
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亭。冕而後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
舞者。食三老五更重禮示敬。故王親舞之。此與舊燕樂不
當王親舞也。若言王身親舞。豈亦親擊鼓乎。以此知使人為之

伐木六章章六句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

以報其上焉。亦直歸美於王以崇君之尊而福厥之

下。亦詩歌君之美言。天保神祐。獨得所鍾。君能下其臣。下無

遺勞。謂鹿鳴至伐木之。歌以成。國之政教。故臣亦直歸美

於君。作天保之歌。以報答其上焉。然詩者志也。各自吟詠。大

篇之作。非是。一人而已。此為答上篇之。歌者。位聖人。示法。義

取相成。此鹿鳴。至伐木。於前。此篇。繼之。於後。以著。善。非。此。故

何相。報。之。有。鄭。云。亦。且。者。示。法。耳。非。故。報。也。此。篇。六。章。皆。言

歸美之事。○天保定爾亦孔之固。固。聖也。此。箋。云。保。安。爾

定。女。固。也。○俾爾單厚何福不除。俾。使。單。信。也。或。曰。單。厚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厚何福不除。○天保定爾亦孔之固。

也。羣與百姓。徧為女之。疏。持之至爾德。正義曰。此承

言王已致神之米。至矣。遺汝王以多福。又使民之事平矣。日

用相與飲食。為樂其羣。眾百姓之日。徧皆為女之德。言法效

之。汝既人定。事治。羣下樂德。是為天。如月之恒。如日之

升。恒。弦升出也。言俱進也。變六月。上弦而就盈。日始

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松柏之茂。無不

爾或承。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疏。如月至或承

軍。夫安王位。此章說堅固之狀。言王德位日隆。有進無退。如

日月之上。弦稍就盈。滿如日之出。稍益明。盛王既德。如

天定其基。業長久且又堅固。如南山之壽。不騫不崩。如

常得慶。盛如松柏之木。枝葉恒茂。無不於爾有承。如松柏

葉新故相承。代常無彫落。猶王子孫也。嗣相承。恒無衰落。吹

箋。月上至就明。正義曰。弦有上下。知上弦者。以對如日之

升。是益進之義。故知上弦矣。日月在朔。交會俱右。行於天。日

進。月疾從朔。而分至三日。日月云。日已當二次。始死。是而

漸遠。日而月光稍長。八日九日。大。月體正半。昏而中。似

之。張而弦直。謂上弦也。後漸進。至十五。十六日。月體滿。真日

正。相當謂之望。云。射滿而相望也。從此後。漸虧。至二十三。日

二十四日。亦正半。在謂之下弦。於後。亦漸虧。至晦。四盡。建以

取。漸進之義。故言上弦不。三。望。集本。定本。細字。作恒。

天保六章章六句

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

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

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勸

歸也。又王為西伯服事。躬之時也。昆夷。西戎也。天子躬王

之。西戎及北狄之難。歌采薇以遣之。杖杜。勸歸者。以其勤勞

反。屬本。或作。儉音。險。狁音。允。本亦作。允。難。乃。旦。反。注。皆。司。刺

率。子。亮。反。下。所。類。反。本。亦。作。帥。同。注。及。後。篇。將。率。皆。同。司。刺

報反後焉勞還疏采薇六章章六句至勤歸。正義曰作

皆同杖大計文王之時西方有昆夷之患北方有獫狁之難

中國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薇之役人比攘獫狁西戎以防守扞衛中國故歌此采

上柔止剛上三者不同則行非一輩故首章箋云先輩可以
行言先對後之詳則二章為中華三輩為後輩矣二章傳曰
柔始生也六若一輩則毛意柔亦中華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
應以二章為二輩則毛意柔亦中華言始生者對剛為生之
以柔謂初生耳若對作止之柔在作後矣與鄭說同也莊
二十九年左傳曰凡馬日中而出謂春分也出車曰我出我
車于彼牧矣出車就馬於牧地則春分後也中氣所在雖
無常定大抵在月中旬也中旬之後始出車就馬則首章二
月下句遣二章三月上句遣三章三月中旬遣矣故卒章言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是為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
二月之末三月之中事也采薇采薇薇亦作止作生
也箋云西伯將遣成役先與之期以采薇之時今薇生矣先
輩可以行也重言采薇者丁寧行期也重直用反下重叙
同曰歸曰歸歲亦莫止歲莫晚之時乃得歸也又丁寧歸亦
期定其心中莫音暮本或作暮湯龍武傳反靡室靡家微
之故不遑啓

居儼狁之故

儼狁北狄也箋云北狄今匈奴也靡無也
本或作暮湯龍武傳反

行厥晚乃得歸使女無室家夫婦之道疏采薇至之故
不暇跪居者有儼狁之難故曉之也疏正義曰文王將
以出伐豫戒成役期云采薇之時兵當出也王至期時乃遣
成役而告之曰我本期以采薇之時今薇亦生止是本期已
至汝先輩可以行矣既遣其行告之歸期曰何時歸曰何時
歸必至歲亦莫止之時乃得歸言歸必將晚所以使汝無室
無家不得夫婦之道聚居上者正由儼狁之故又不得開暇
而踰處者亦由儼狁之故序其中情告之是故使之懷德而
怒宿也箋西伯至行期正義曰知先與之期者以此故知
遣時之言也西伯亦作止報采薇采薇是先有言期者以道
先與之期重言采薇者是丁寧行期也必先言期者以道遠
嚴強還歸必晚故諒告行期令之裝束也月令云仲春之月
無作大事孟秋乃命將帥不待孟秋而仲春遣兵者以患難
既偏不暇待秋故也箋莫晚至其心正義曰集本定本
善作莫古字通用也必告以歲晚之時乃得歸者緣行者欲
聖之且古者師出不踰時今從仲春涉冬若不豫告恐一時
聖人觀敵強弱臨事制宜撫巡以道雖久不困高宗之伐鬼
方周公之征四國皆三年乃歸文王之於此行歲暮始反人
無怨言故載以為法然若出車曰春日暹暹薄言旂歸則此

大序之六十六 上九 三 二

歲終以明年之春始得歸矣斯云歲暮暮實未歸文王若實
不知則無以為聖知而不告則無以為信且將帥受命而行
不容違犯法度安得棄君之戒致令淹久者微從昆夷二方
大敵將使一勞又逸是費亦久序文王知事未卒平復不早
反故致此遠期息彼近望歲暮言歸已期久矣焉可更延期
約復至後年但寇既未平不可守茲小謀制帥亦當請命而
留非是也違期罪聖人者窮理尽神顯仁藏用若使將命而
來之事豫以告人則日者卜祝之流安得謂之聖也。晚采

薇采薇薇亦柔止柔始生也采

曰歸曰歸心亦憂止其歸期難也憂心烈烈載

飢載渴飢則渴言其苦也我心未定靡使歸聘

云定止也我方守於此秋未得止息無所使歸聘言所以憂也疏

歸問言所以憂也疏

曰王遣成役戒之云我本期以采薇之時遣汝今暮亦始生

柔脆矣汝中輩可以行矣曰歸曰歸汝所歸期會三歲喜也

心亦憂其晚矣然始得歸汝所以憂心烈烈然者以道阻之

中則有飢則有渴勞苦甚矣汝又言我方成於此其去將止

定無人走歸問家安否所以憂也序其憂勞亦知其意也

夢柔謂至差脫之時。正義曰定本作脆腰之時。傳問

。正義曰時謂但使是謂問安否之義散則通對則別

故編委云小睡問以御大夫殊其文故為大小耳。采薇

采薇薇亦剛止剛謂少堅忍時曰歸曰歸歲亦陽

止陽歷陽月也王事

靡盬不遑啓處處猶居也憂心孔疚我行不

來疾病來至也箋云我戌役自我也疏

為十月解名為陽月之意以上一月為始陰消陽息後卦用

事至四月純乾用事五月受之以姤陽消陰息至九月而剝

仍一陽在至十月而陽盡為坤則從十一月至九月凡七有

一月已經至此有陽之月而至坤為十月故云歷陽月以類

上暮上則不得遷過十月明善為然。箋十月至為湯。正

義曰鄭以傳言此歷陽月不據十月故從爾雅釋天云十月

為陽本所以名十月為陽者時純坤用事而歷於無陽故名

此月為陽也定本無為湯二字直云故以名此月焉知為

君子愛陽而惡陰故以陽名之實陰陽而得陽名者以分
陰分陽迭用柔剛十二月之消息見其用事耳其實陰陽怕
有奇緯曰陽生酉仲生戌仲是十月月中其有陰陽也四月

陽必必為其無於無陽故稱陽為無也見文言曰陰疑於
古書家作立心與水相近者六之故作濂濂雜也陰謂此

上六也陽謂今消息用事乾也上六為始得乾氣雖以龍知
此不與彼說同者乾卦坤卦自以上六為始得乾氣雖以龍知

四月故消息為乾卦十月也且文三三於無陽為無其注爾
從水邊兼初無嫌字知與山異也炎即走鄭玄之徒其注爾

推與郭璞皆云嫌於無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常者稊也
陽於此言彼爾者乃常稊之華以與新率車

馬服節之盛爾乃禮反注同論彼路斯何
也。業如字又魚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

及反或五盍反。豈敢定居一月三捷捷勝也
之志住至所征之地不敢止而居也自安以生則無

月之中三有勝功謂侵也伐也戰也。三息實反又三三疏
彼爾至三捷正善曰成役之行適是將帥之言言

彼爾然而盛者何木之華華者常稊之華以奇彼路車者斯
何人之車也維君子之車常稊之華色美以奇君子車者斯

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直名為華貌也君子
也爾是華貌路是車名貌不可言故以直名為華貌也君子

然於此美盛之戎車貌不可言故以直名為華貌也君子
庶幾於一月之中三有勝功是其所征之地也

率。三義曰以其乘路車而無三公亦不謂將帥則命
解路者左傳鄭子蟠卒於晉晉王追之也

禮也。又或孫約聘于王王晉晉王追之也
箴齊肯云卿以上所乘車皆曰大路詩云大路既

車比大夫之車稱路也王制曰大夫是也詩曰大路既
曰此侵伐大夫故引王制以明之。變三有至也。詩曰侵

曰戰報梁拘人民驅牛馬曰受新制大變言空曰伐公三簡
捕者侵精者伐也也周禮大司馬職曰賊害害仁則伐之負
固不服則侵之注引春秋傳曰稽考曰伐又曰有鍾鼓曰伐
則伐者兵入其境鳴鍾鼓以在所以聲其罪侵者兵如其境
而巳用兵淺者然則鄭參用二傳之文也周禮九伐相對故

為用兵淺者其實侵名三無鐘鼓耳雖深入亦謂之侵故

四年諸侯侵蔡蔡潰遂伐楚是深入名侵也伐名施於重

境雖遠亦名伐故經云昔人六我東鄙及齊侯伐我北鄙

行若主國出而禦之則曰戰故左傳皆陳曰戰此言庶乎

一月之中三有勝功者謂侵伐戰於三事之六望有勝功非

謂三者之中准有一勝功可此侵伐戰於三事之六望有勝功非

之非如春秋兵之例三者之外仍有故取襲克圍滅入之

名駕彼四牡四牡駸駸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駸駸

也腓腓也箋云腓當作莊此言戎車者將率之所依乘成

役之所共倚。駸求龜反腓符非反鄭必麻反倚其論反唐

於蟻。四牡翼翼象弭魚服。翼翼閑也象弭弓反末也

箋云弭弓反末擊者以象骨為之以助衛者解纜紛豆骨也

駸矢服也。謂強氏反紉音計又音結本又竹紛芳云反擊

說文方血反又邊之入豈不日戒儆狁孔棘。勦軍事也

豈不日戒儆狁孔棘。勦軍事也。勦音劫。狁音犬。棘音擊也

此其棘急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

儆狁之難甚也言君子小人豈不日相警戒乎誠曰相警戒也

音疏。駕彼至孔棘。毛以為王遣成役言其所從將帥駕

駸君之所依乘戎役小人之所避患言小人倚此無故將

車以避前敵夾戰之患也往至所征之地則又習戰備其兵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駸駸

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猜其二復却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也
如海水之潮自相感也。○其引弓至矢服。○正義曰此申
傳義也說文云弩方結反云弓矢。○言象解謂弓反夫弩矢之
處以象骨為之也。傳云解制。○如解向繩之紛故田之助也
者解制也。兵重三人司載。○人持弓中人銜南各專其事
尚書左不攻於左攻不能恭命御非其馬之正也。不恭命是
職司別矣。○言取御解制者御人自常與角不專待射者
解結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亦不為解制而設。但巧者作
器因物取用以弓必須骨故用滑象若響或有節可以助解
之耳。非專為代御者解制設也。象頭也。夏官司弓人職曰仲
秋試矢服注云服盛矢器也。以獸皮為之是矢器謂之服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
今我來思雨雪霏霏
來也。○止而謂始反時也。○三章
言成役次二章言將率之行故此章重序其往反之時。○三章
其苦以說之。○昔韓詩云昔始也。○兩于付反。○義芳反。○說音
院。○行道遲遲載渴載飢。○遲遲長遠也。○箋云行反在
心傷悲莫知我哀。○君若能盡人之死。○疏。○昔我至我哀。○
大四五小五可升六。○二千九九之三。○
後豫叙得還之日。○悲述往反之辭。○汝戍守役尋至。○義暮還反
之。○時當云昔出家任矣之時。○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重得還
反。○又遇雨雪霏霏。○然既許歲晚而歸。○故豫言來將遇雨雪也。
於時行在長遠之道。○遲遲然則渴則有飢。○得不云我心甚傷
悲矣。○莫有知我之哀者。○述其勞苦言已知其情。○所以悅之。○
無役字其。○箋我來戍後止而謂始反時。○正義曰定本
理是也。

采薇六章章八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三)

毛詩卷第九 丙子冬十月十八日閱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九之四

目

毛詩小雅

鄭公箋

孔穎達疏

出車勞還率也

遭將率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

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車如字沈尺遂反勞力報反還音旋

詩勞還帥也謂文王所遣伐獫狁西戎之將帥以四年春

五年春反於其反也述其行事之苦以慰勞之六章皆勞

也○箋遺將至其義○正義曰箋解遺唯一篇而勞有二篇

之意故曰遣將帥及戎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同歌謂

共歌采薇也同持謂將帥與戎役俱行雖三章三輩別有每

行將帥同發也三輩各有將此獨言南仲者以元帥故歸功

焉反而勞之異歌謂出車與杖杜之歌不一時是異歌異日

也必異日者殊尊卑故出玉藻云賜君子與小人不同日

此協故曰此其義也此將帥有功而還本其初出以勞之首

章言四年春將欲遣軍出來就馬命之為將仍在國未行也

二章言就馬於牧地設旌旆旣已受命臨事而懼具二月三

月之事也從是而行先伐獫狁三章言往朔方於繁雲壁既

以春末而行當以夏初到朔方也既至朔方將設經畧五月

猶尚停息六月乃始出壘四章言黍稷方華出伐獫狁獫狁

既服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以從西戎而反於朔方慮有驚

急復且傳往也以六月出伐獫狁當至秋未始平乃移兵西

戎五章言聯秋之時西方諸侯嚮望南仲也至於五年之春

二方大定乃始還帥卒章言其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

自壘而出即說自西而反五章言其歸其事次也唯四章因言

乃更沐在西方之事為小到我出我車于彼牧矣

出車就馬於牧地箋云土我我殺王也下我將率自謂也西

伯以天子之命出我戎車於所牧之地將使我出征伐○牧

音自天子所謂我來矣

箋云自從也有人從王所來

使為將率也先出戎車

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

乃召將率將率尊也

難維其棘矣

使夫御夫也箋云棘急也王命召已即

我必急欲疾趨之此序其忠敬也○難乃

王述將帥之辭言汝將帥云三本既以我天子之命出我將

帥之成車下被郊牧之他而就焉矣乃從天子之命所以王命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即

召已謂我來為將帥矣。我得王命，即召彼僕御之大，謂之
今使裝載而往矣。所以不待受命，即使裝載者，以王家之士
多危難，其召我必急矣。不可緩以待命，欲疾趨之，出以文命
不辭，即召僕夫忠也。知自急難，欲疾趨之，以也。其出故以
慰勞之。傳云：車至牧地。正義曰：以言不彼。其出故以
車就之下章云：于彼郊矣。則牧地在郊，故地官曰：牧
田任遠郊之也。是也。馬已在牧，而得出車就之者，雖之數在
收，仍有在既共用者，故月令季春乃合累牛騰馬遊牧於牧
注云：累繫在廐者，是也。既有馬可令引車以就牧，不即以在
廐之馬駕我車者，以我車自有我馬，齊力尚強，在既不必征
馬，故不用馬。箋上我至自謂。正義曰：此本將帥之辭，以
勞之則我車馬為將帥之所乘，故知下我將帥自謂也。以天
子之命召已，故知出車者亦天子之命。上我我設王也。時
出車未命將帥云：我車者以出事本為將帥出車，纔誌王即
命已為將則將帥之車為已。所乘後從後本之故云：我車也。
傳僕夫御夫也。正義曰：周北戎僕掌御戎車注云：師出
王乘以白將也。御夫掌御式車從車注云：式車，象路之副。從
車戎路之副，是僕夫與御夫別矣。而言僕夫御夫者，以此云
維其載矣。言裝載物是從車之事故為御夫。其實此僕夫亦
有戎僕何者在牧戎車將帥所乘，豈更有異人御之哉。則戎

僕也。故下章僕夫况瘁，箋云：憂其馬之不正，是正御亦在焉。
以戎車及副各自有御，不得一人兼之。則文當並有或御兼
官其長者為戎僕。小者為御夫矣。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旄矣。

建彼旄矣。龜蛇曰旄。旄于旄箋云：設旄者，屬之於于旄。
遠郊。旄音兆。旄音毛。屬音燭。致也。彼旄旄斯胡不旆旆。鳥隼曰旄。旄
音毛。屬音燭。致也。旄音餘。旄音具。反。憂心悄悄。僕夫况瘁。將率既受命也。

行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憂其馬之不正。情
上小反。瘁似醉。反本亦作季。衣注作粹。音同。憔悴。遙反。憂其
馬之不正。一本作馬之政。疏。伐出至况瘁。正義曰：王勞將
正也。一本作馬之政。疏。伐出至况瘁。正義曰：王勞將

受命當行。即就於郊。牧之車設此旄而屬之於旄之上。于
以屬旄於旄。乃建立彼旄於戎車之上矣。旄在地。已屬之於
下旄。言建旄則亦同建之也。旄建而後行。在道之時。彼旄旄
斯隨車而行。向有不旆旆者。言皆旆旆然。重也。時既受命
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愛馬不正。亦然。滋

行汝將帥則憂心悄悄。然臨事而懼。僕夫愛馬不正。亦然。滋

言其勞苦示知其情也言此施彼施者凡兩事者
龜蛇曰施。正義曰此及下傳云為軍曰施交龍為旂皆周
師制軍萬二千五百人為軍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為
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為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為卒卒
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為兩兩帥皆中士五人為伍伍帥皆
長此言其遺帥自伍長以上皆在焉鄭於大司馬注云凡
旌旗有重者盡異物無者常而已則伍長以上皆軍衆所
建畫異物矣其職曰王帥大常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野戰
旆百官載旗注云軍吏諸軍帥也郊謂鄉遂之州長縣正以
下野謂公邑大夫建旒者以其將卒百官卿大夫以其屬
衛王彼濂因田教勳王親在焉今南仲為將專行其以文王
制札文王以諸侯而有王者之化此錄入雅嘗為天子法則
南仲一人或建旒下云旒旒中央旂蓋南仲所建也以下或
載旒或載旗故此經所陳唯旂旒旆三物而已軍吏或旗則
此行必有載旗者經所不陳文不具耳。傳旒旆旆垂貌
正義曰定本云旒旆旆垂貌多一旆字又箋云王命南仲
爰其馬之不正定本正作政又無不字義並通

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旒中央
王命南仲

天子命我城彼朔方
赫赫南仲徽仇于襄

疏
本而夢之言文王命以躬王

其將率自此出征也。襄
如字本或作獲如羊反。○
之命命爾仲往城築於彼朔方
也其往築之時出駕其車四馬
央然而至於朔方也南仲為將帥
壘之南仲從此征徽仇於是而
嘉也。傳朔方近徽仇之國。○
方是北方近徽仇之國朔方地名
但此方大名皆言朔方竟與云
其廣號此直云方即朔方也。○
知為築壘者以軍之所處而城之

左傳曰邑曰蔡都曰城是也春秋列大小之別故城蔡異文
散則城也通故曰蔡
軍壘亦謂之城也
昔我往矣來復方華今我來

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塗凍程也
王事多難不遑啟居

不懷歸畏此簡書
簡書戒命也
簡書相告則奔命救之

書。正義曰此因築壘從壘叙將帥之帥言將帥云正月已
遷至壘乃云昔我從此壘出征伐也統矣時黍稷方登生
六月之中也從六月以去至於今而來以王家之雪多危難
其間不得間暇跪處也難則到此尚不得還我言不遑歸
誠思歸也所以不得歸也此簡書奔命相救故不得還我
云乃登穀則中國黍稷亦六月華矣言黍稷方登方之
地六月時者明此為朔方之地發言曰非謂中司不然也
以此時出壘征伐權執者上云城彼朔方

即我往矣是出壘評故知始出壘伐纣也既伐纣而下
章言薄伐西戎故知因伐西戎也言兩重蓋蓋蓋而薄為
塗泥是春凍始釋也卒章倉庚鳴卉木始發歸則此時
未歸而云夕我來思故知來反朔方之壘也且云至此簡書
明是未歸之評言不遑啟居故知其間非有休息也傳簡
書至救之。正義曰古者無紙有事書之於簡謂之簡書以
相戒命之救急故云戒命知隣國有難以簡書相告者聞元
年左傳引此詩乃云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
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言則奔命是也

要要草蟲起起
要音同
要音同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戒心
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既見君子戒心

則降
箋云君子降南仲也降下也
則降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薄伐西戎
疏
薄伐西戎是晚秋之時也其近西戎之謂

侯聞南仲之伐皆喜時有草虫鳴故因與之鳥言要要然
而鳴者草虫也聞此草虫之鳴趨然跳躍而從之者
也喻赫赫然有德而盛者南仲也聞其南仲之將往
望而美之者近西戎之諸侯也言草虫之從草虫天性然也
西方諸侯之美南仲事勢然也故諸侯未見君子南仲
憂心忡忡然以西戎為患恐王師不至故憂也既見君子
仲我心之憂則下矣因則美之此赫赫顯盛之南仲遂薄在
伐西戎而平之○箋草虫鳴曉秋之時○正義曰知者以東
釋而反朔方則以冬日平西戎也此南仲往之時為諸侯
望明布冬前矣黍稷方華始伐獵狁明以秋日平之既平
狁方始伐西戎故知以晚秋之時因有草虫鳴也春日遲遲卉
虫而為與耳冬則虫死不得過於晚秋也

木萋萋倉庚喈喈采芣芣祁祁執訊獲醜薄言言逐

歸卉草也訛辭也箋云訊言醜眾也伐西戎以東釋時反
歸朔方之壘息成役至此時而歸京師稱美時物以及其
事喜而詳之也執其可言問所獲之衆以歸者當獻之也
○卉許貴反萋七西反喈音皆芣音煩祁巨移反訊音后赫

赫南仲獵狁于夷夷平也箋云平者平之於王也此時
亦伐西戎獨言平以統者獵狁去故

以爲終疏春日至于夷○正義曰此序歸來之事陳成
以爲終疏役之辭言季春之日遲遲然陽氣舒發之時
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皆然和樂其在野已有采芣
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皆然和樂其在野已有采芣
之與木已萋萋然茂美倉庚皆然和樂其在野已有采芣

於王是將帥成功故勞之也○傳訊辭箋訊言至詳之○正
義曰訊言釋言文傳云訊辭者謂其有所知識可與之為言
詳與箋同也但箋正取爾雅之文非易傳也上雨雪載塗到
朔方之壘息成役此言還歸自朔方而歸故至此時而歸
師時未稱王而言京師者以在雅天子之事故也言爾美時
物及事喜而詳之者春日時也卉木倉庚物也采芣事也并
以四者記時是成役喜其得歸詳之時物也故言喜而詳之
又云赫赫南仲則非將帥自言也薄言還歸則是序行者之
辭非文王出意故此章陳成役之辭也七月之篇言春日者
檢上下為三月采芣為春生所用則此時物及事皆三月也

出車六章章八句

杖杜勞還役也有以杖之杜有皖其實

或曰伐輪伐輻是檀可為車之輻輳又大明云檀車煌煌武
王之戎車是檀之所施於車廣矣則役夫以從征之故其甲
士三人所乘之車而備四馬故曰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四牡非燕人尋常得乘四馬也。匪載匪來憂心孔疚
箋云匪非疾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意期逝不至而多
不為來我念之憂心甚病。及居又反。期逝不至而多

為恤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筮借止會言近止

征夫邇止或卜之筮之會人占之邇近也箋云皆俱會合也
今近耳。疏匪載至邇止。毛以為又王勞戍役言汝之
室家云我君子歸期已至今非裝載其意

非為來乎何為使我念之憂心以至於其病所以然者汝室
家言本與我期已往過矣於今由不來至占是而使我念之
多為憂以致病矣汝室家既憂或卜之或筮之其卜筮俱會
聚人占之其言近止既占云近則征夫如今且近止應到不
遠矣汝室家念汝加兵也。鄭唯卜之筮之俱占之合言於
辭為異餘同。傳會人占之。正義曰傳以會之言是會乘
人占之義即與士冠禮筮曰士喪禮筮宅旅占同或為會人
占之筮以上句言借止者俱占之若不為。則文借空設借

既為占則會當為合故易之為合
言於辭謂合言於兆卦之辭也

杖杜四章章七句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

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

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矣

而歌之。麗力馳反下同上時掌
反逸本或作佚樂音洛夏戶雅反疏魚麗六章上三章章
四句下三章章二句

至神明矣。正義曰作魚麗詩者美當時萬物盛多能備禮
也謂武王之時天下萬物草木盛多鳥獸五穀魚鱉皆得所
盛大而衆多故能備禮也禮以財為用須則有之是能備禮
也又說所以得萬物盛多者文王武王以天保以上六篇燕
樂之事以治內之諸夏以采薇以下三篇征伐之事治外之

夷狄文王以此九篇治其內外是始於憂勤也今武王承於
文王治平之後內外無事是終於逸樂由其遠樂萬物滋生
故此篇承上九篇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文武並有

者以此篇武王詩之始而武王因文工之業欲見文治內外
而憂勤武承其後而逸樂由是萬物盛多能備也○箋內謂至
於神明極美之言可致頌之意於經無所當也○箋內謂至
歌之○正義曰以采芣苢三篇在伐是治夷狄故云內謂諸
夏外謂夷狄唐二十五年左傳云德以柔○曰刑以威四夷
詩亦見此法也言於祭祀歌之考言時已太平可以作頌頌
者告神明之歌云可以告其成功之狀陳於祭祀之事致作
其詩以告神明也時雖太平猶非政治頌聲未興未可以告
神明但美而欲
魚麗于留鱒魚
許之故云可以
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
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燥斧斤不入山林射祭
然後殺獮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罝羅設是以天子不合
圍諸侯不掩羣大夫不麇不郊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罝罝必
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澤不竭鳥獸魚鼈皆得其所然
○留音柳鱒音常草木跡云今江東呼黃鱒魚尾微廣大者
長尺七八寸許鱒音沙亦作鮓今吹少小魚也體圓而有黑
點文舍入云鱒石鮓也鮓待何反大平音泰暴蒲卜反不操
草刀反一本作不折不交定本交作操射仕皆反類勅筮反
又作末反漁音魚一本作數同取魚也
又作末反漁音魚一本作數同取魚也

或作甯同卯魯短反意如字本又作偃亦如字塞蘇代反
又新勅反數上欽反又所角反陳氏云數細也呂音吉○君

子有酒旨且多
箋云酒美而此魚又多也○有酒旨絕
句且多此二字為句後章放此異此讀

非
則**疏**
魚麗至且多○正義曰言武王之時萬物盛時捕
魚者施筍於水中則魚麗於筍者其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

非直有此大魚又君子有酒矣其魚酒如何酒既旨美且魚
復衆多魚酒多矣如是是萬物盛多能備禮也○傳雷曲至

所然○正義曰釋訓云凡曲者為罍是罍曲梁也釋器曰罍
婦之笱謂之罍是寡婦之笱也釋訓注郭璞引詩傳曰罍曲

梁也凡以薄取魚者名為罍也釋器注孫炎曰罍曲梁其功
易故謂之寡婦之笱然則此簿也○罍為魚笱其功易故號

之寡婦笱耳非寡婦所作也○鱒楊者魚有二名釋魚無文陸
機疏云鱒一名黃頰魚是也似燕頭魚身形厚而長大頰骨

正黃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黃頰通語也鱒
鮓釋魚文郭璞曰今吹沙也陸機疏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

沙故曰吹沙此寡婦笱而得鱒魚之大魚是衆多也魚所以
衆多傳因推而廣之云大平而後微物衆多見此詩舉魚多

明此義也微物尚衆多况其著者微物所以衆多由取之以
時用之有道不妄天殺使得止養則物莫不矣古者不風

不暴不行火言風暴然後行火也風暴者謂氣寒其風甚其
疾即北風謂之涼風北風義云寒涼之風病害萬物是也
北風冬風之摠名自十月始則暴風謂十月也故王制云昆
蟲未蟄不以火田羅氏云蜡則作羅禘鄭云謂建亥之月令
俗放火張羅其遺教是十月也草不折不芟斧不入山
林言草木折芟斧不入山林也草木折芟謂寒霜之勁暴
風又甚草木枝折葉墮謂之折芟月令季秋草木黃落則十
月風暴當折芟矣言芟者蓋葉落而盡必芟之定本芟作採
又云斧斤入山林無不誤字也然則十月而斧斤入山林月
令季秋伐薪為炭以時用所伐者少耳故未芟折可伐
之也對祭獸然後殺者言對殺獸聚而祭其先然後可田獵
取獸也月令季秋對祭獸而戮禽雖九月始十月猶祭也故
夏小正云十月對祭獸神契云獸蟄伏對祭食禽皆據十月
是以羅氏注云建亥之月對既祭獸可施羅網圍取禽獸是
也獵祭魚然後漁亦謂獵聚其魚以祭先然後可捕魚耳援
神契曰獸蟄伏獵祭魚亦十月也王制曰獵祭魚然後虞人
入澤梁與此一也月令孟春獺祭魚則獺亦有二時祭魚此
類上文為孟冬矣鷹隼擊然後罝羅設鷹及隼行威擊殺
乃季習孟秋鷹乃祭鳥則一鷹也仲春化鷹為鷹月令季夏
乃鷹其變從五

人○季充九之四 九

始至八月當全為鷹與仲春相對故司裘 仲秋王乃行
物注云此明物小鳥鷦雀之屬鷹所擊者秋鳩化為鷹
其始殺而大班賜羽物王制亦云鳩化為鷹而罝羅設
此似八月也但鳩化為鷹得在八月言罝羅設則非八
事鄭云順其始殺則鷹八月始擊十月乃甚又文與隼
對獵相對為十月事也言罝羅設者說文云罝捕鳥網
羅之別名蓋其細密者也自此以上是取之以時也既
之以時又說取之節度天子不合圍言天子雖田獵不
之使逆恐盡物也大司馬云仲春設罝圍禁則四時皆
不罝耳諸侯言不掩羣大夫言不罝不知各舉其力
以禁之耳其實通皆不得故曾語云獸長麇天鳥翼
制直言不罝不知不殺胎不殃夭示人禁取麇知是
禁也但急於春夏緩於秋冬差可為恐盡物以長養
若時有所須如春薦非郊秋膳饋麇之屬得取而用
故田獵以取之下曲禮云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
不罝不知與此異者此自天子而下彼自諸侯而
級所以不同亦推此知各禁其所能耳國君直言
澤不言夏者以夏長養之時彌不得從可知也雖
之自然不得逆也士不隱塞者為公止可為防於
當中皆隱塞亦為盡物也庶人不隱塞謂罝目不

言使小魚不得過也集本摠作縱依爾雅定本作數
通也罟目必四寸然後始得入澤也耳由其如此故小
澤不竭董者若童子未冠者也山無草木若童子未冠
木之屬不安朝伐則山不童也雉蒲之類取之以隨則
竭也如是則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也是微物衆多然
助此皆似有成文但典籍散亡不知其出耳○箋酒美而魚
多○正義曰言且多文承有酒之下三章則似酒多也
為魚多者以此篇下三章還覆上三章也首章言旨且多
章云物其多矣二章云多且旨五章云物其旨矣三章
且有卒章云物其有矣下章皆疊上章句末之字謂之
若酒則入之所為非自然之物以
此知且多且旨且有皆是魚也

魚麗于罍魴鱧
禮音禮魴 直象反 **君子有酒多且旨**
箋云酒多而 **疏**
傳禮

曰釋魚云禮魴舍入曰魴名鯨郭璞曰魴鯢偏按諸本或作
魴鯢或作魴鯢若作魴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魴又與舍人有
異或有本作魴課者定
本魴魴魴與魴音同 **魚麗于罍鯀鯉**
鯀鯉也。鯀音
偃郭云今偃鯀
白魚點乃兼反江東呼魴為鯀鯀音帝又正私反毛及前儒
皆以魴釋鯀鯉為魴鯀為鯀唯郭注爾雅

驗毛解世不協或恐
古今名異逐世移耳 **君子有酒旨且有**
箋云酒美而
此魚又有

物其旨矣維其借矣
箋云魚既
美又齊等 **物其有矣維其**

時矣
箋云魚既有
又得其時

魚麗六章三章章四句三章章二句

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
○陔古哀反
養餘尚友 **白華孝子之**

絜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疏
南陔至黍
稷。正義

曰此三篇既亡其辭其名曰南陔白華
黍之由必是詩有此字不可以意立也 **有其義而亡**

其辭
此一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
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時俱在

其篇第當在於此也。戰國及秦之山而亡之其義則與眾
 之義合也。故存至毛公為註訓傳之分眾篇之義各置於其
 篇中。云及關其亡者以見在為數故惟改什首遂通耳而下
 非孔子之舊。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為樂章。吹
 笙以播其曲。孔子制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
 君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
 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疏有其義而亡其辭。正
 也。言有其詩篇之義而亡其詩辭故置其篇義於本末後。別
 著此語記之焉。箋云三篇至之舊。正義曰鄭見三篇亡
 其詩辭乃述其所用亡之早晚。此三篇者鄉飲酒及燕禮二
 處皆用焉。何者是。用之也。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蕤
 黍是。用之也。此雖摠言鄉飲酒燕禮用為其言笙入立于縣
 中直無此又曰鄉飲酒則云笙入堂下鼓南北面歌南陔白
 華蕤黍是。又不同也。鄭據一而言之耳。孔子歸魯論其詩今
 雅頌各得其所。此三篇時俱在。目篇之次第當在於此。知者
 以子夏得為立序則時末亡。以六月序知次在此處也。孔子
 之時尚在漢氏之初已亡。故知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也。戰
 國謂六國韓魏燕趙齊楚用兵力戰故號戰國。六國之滅皆
 秦并之始。皇三十四年而燔詩書故以為此。而亡之又解
 為亡而義得存者其義則以眾篇之義合。故得存也。至毛
 公為註訓傳乃亦別眾篇之義各置於其篇。亡此三篇之序
 無詩可尋。故建聚置於此也。既言毛公分之則此詩未亡之
 時什當通數焉。今在什外者。毛公又關其亡者。以見在為數
 而什外者。自遂通及小雅云耳。是以亡者不在數中。從此
 而下。非孔子之舊矣。言以下非則止。鹿鳴一篇是也。此云有
 義而無詩。酒之禮注皆云。今亡其義未聞。鄭志答吳漢云
 為註訓傳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
 當然。註訓傳已行不復改之。是注孔之時未見此序。故云。義未
 見也。後注又云。後世衰微。凶厲尤甚。禮樂之書稍廢。棄以為
 孔子之前。一焉。已亡亦為不見此序。故也。案儀禮鄭注。解
 禮樂之書。禮四杜之序皆取詩序為義。而云未見毛傳者。注
 述不事更須所請。得毛傳之後。大誤者。追而正之。可知者。不
 復改定。故也。據六月之序。由庚李第在。華黍之下。其義不借
 於此。而與崇丘同。與者。以
 其是。其詩故下。從其類。

鹿鳴之什十一篇五十五章二百一十五句

附釋音毛詩注疏卷第九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二十一之二

四三

南有嘉魚之什詁訓傳第十七

陸曰自此至菁菁者義六篇而并二篇

三是成王周公之小雅成王有雅各公有雅德二人協佐以致太平故亦並為正也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君子至誠樂與賢者

共之也

樂得賢者與共立於朝相燕樂也。樂與音洛又音樂徐五教反序文同太平音素後太平音同朝

直遙反下註同燕

疏

義曰作南有嘉魚之詩者言樂與賢也當周公成王太平之時君子之人已在位有職祿皆有至誠篤實之心樂與在野有賢德者共立於朝而有之願俱得

祿位共相燕樂是樂與賢也

南有嘉魚然罩罩

漢

之問魚所產也罩罩籠也罩罩籠也沈也喻天下有賢南方水中有善魚人將父如而俱罩之也

者在位之人將父如而並求致之於朝亦

至誠也。○丞之丞王與也置張毅反徐又都學反字林竹卓反云捕魚器也籠助角反郭云捕魚籠也沈音獲又音護說其形非罩也邊直與反下同。君子有酒

嘉賓式燕以樂

與賢者燕飲而樂也。○樂音洛協句五

教反得賢致酒。疏。南有至樂。正義曰言南方江漢之門歡情怡暢故樂。疏。有善魚人將父如俱往罩而罩此善魚

者人之所欲已自將罩以求之則思選此魚皆欲得之矣以與在野天下之虞有賢者時在朝君子父如並各樂而求之

有至誠之心思選此賢者欲置之於朝猶罩者之願魚也君子既至誠如此遂得賢者共立於朝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

賢者嘉善之官既至用此酒與之燕飲以復歡樂耳心選其來平即嘉樂是至誠樂與賢也。傳江漢至濯也。○正義曰

言南知江漢間者以言善魚南方魚之善者莫善於江漢之間且言善魚者謂大而數多大大之魚必在大水南方大水

唯江漢可必取善魚者以喻賢者之有善德也此實與不云與也傳文略三音一云與也舉中明此上下足知魚雖皆與

也釋器云篚謂之罩李巡曰篚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孫炎曰今楚篚也即篚曰今魚罩然則罩以竹為之無竹則以荆

也

謂之幾雀重云單單者非一也。○箋丞塵至至誠。正義曰丞塵釋言文釋詁云塵久也鄭欲丞為久故言丞塵也又

云塵然猶言久然為如也不言丞為衆者以此單魚喻丞賢

如欲社單之是欲魚之其以與君子久如欲求賢為思遠

之極若以為衆上見求魚之多無闕思遠之義則於至誠之

事不顯故云進之謂至誠也重言單單衆自明矣不假復言

也故云人將俱注是衆可知前天下有賢在位之人久如

進求之斯即在朝之君子衆皆求賢其亦與俱皆出經重單

而求也。○箋君子斥時在位者。正義曰是賢與此序皆云

太平之君子彼注云君子謂成王與此不同者以彼序云能

持盈守成則神祇祖考安樂之矣經陳祭天地宗廟是太平

之君子為百神之主非王不然故知君子謂成王此序云樂

與賢者共之言與言共是等夷之稱非人君之辭故知斥在

位者也且人君求賢至誠不足以為美矣人臣事君多在傳

利以文仲之賢尚稱竊位知賢不如自口所稀假有舉薦或

事不獲已至誠者寡今太平君子至誠樂賢故所以為美耳

下章箋曰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之以斥成王者此言君

子情關朝廷公卿孝經唯上言爭友大夫以上則有爭臣是

公卿之於下民有臣之道且人之進賢唯吉所在公叔支子

升家臣以公所樂之賢或足已之私屬故言臣以通之王

爾孫亦以為在位朝廷之求

賢則毛亦不斥成王明矣

南有嘉魚然汕汕

汕山濤也箋云濤者今之際留也。汕所諫反濤也說文云

魚遊水貌濤側交反字或作濤同濤力弔反又力條反說

力到。疏。汕傳汕山濤。正義曰釋器云濤謂之汕李巡曰君

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術。術樂也。南有樛木甘

瓠累之。與也。累蔓也。箋云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往也

○樛居虬反瓠音護累力追反本亦作藟同下

反。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與嘉賓

曰實以。疏。南有至綏之。正義曰言南方有樛然下垂之

我安。○疏。木甘瓠之草得上而累蔓之以與古位自下下

之君子故在野賢者得往而歸就之言君子之下猶樛木

之下垂賢者所以往矣又在位君子之家有酒矣在野賢者

嘉善之實既來則用此酒燕飲而安之。箋瓠飲酒曰實以

我安。正義曰案瓠飲酒燕飲而安之無以我安之文燕

司正洗觴南面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奠

瓠大夫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謀散。安則此文在

禮矣言鄉飲酒者誤也定本亦誤以南陔與由庚之箋皆鄉
飲酒燕禮連言之故學者加鄉飲酒於上後人知其不合兩
引故畧去燕禮焉今翩翩者騅丞然來思雖壹宿之鳥
本猶有言燕禮者○翩翩者騅丞然來思箋云壹宿之鳥
壹意於其所宿之木也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我
將父加而來遲之也○翩翩音箒騅音佳本亦作佳。君子

有酒嘉賓式燕又思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
疏翩翩至又思○正義曰上章云君子思遲賢人此章言

賢者願往翩翩而飛者是騅鳥也此鳥由壹意於其所
宿之木故又加欲來所以翩翩而飛來集於木也以喻在野

之賢者有專壹之意我君子亦父如願來今來在於我君子
之朝言君子求之至故賢者意能專壹出在位君子之家有

酒矣與此在野賢者嘉善之實既來用此酒與之燕又燕也
思皆為辭燕又燕頻與之燕言親之甚也。箋云壹宿至遲

之。正義曰毛言壹宿義微故申之云壹宿者一意於其所
宿之木也夫擇木之鳥慈謹故將宿於木專壹其心故特以

騅鳥為喻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有專壹之意於我此我謂君
子也將父如而來遲之者賢者遲君子物類相感所以相思

遲之也定本式燕又思下有箋云又復也以其壹意欲復與
燕加厚之也俗

本多無此語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

之基矣人君得賢則其德廣大堅固如南南山有臺

北山有萊與也臺夫須也萊草也箋云典者山之有草

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

無期其本也箋云只之言是也人君既得賢者置之於位

樂樂上音疏南山至無期○正義曰言南山所以得高

峻者以南山之上有臺北山之上有萊以

有草木而自覆蓋故能成其高大以喻人君所以能令天下
太平以人君所任之官有德所治之職有能以有賢臣各隨
其事故能致太平言山以草木高大君以賢臣尊顯賢德之
人光益若具故我人君以禮樂樂只君子置之於位

而專用之令人君得為邦家太平之基以禮樂樂是有德君子又使我國家得萬壽之福無有劫竟所以樂之也。傳臺夫須萊草。正義曰臺夫須釋草文舍人曰臺一名夫須陸機疏云舊說夫須沙草也可為養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傳云臺所以禦雨是也十月之交曰田卒沔萊又周禮云萊五十而萊為草之摠名非有別草名之為萊陸機疏云萊草名其葉可食今兖州人蒸以為茹謂之萊蒸以上下類之皆指草木之名其義或當然矣此山有草木成其高天而車海葵云折其枝薪為蔽岡之高者以與前名各有所取右欲謂其山形草木便為蔽鄣之物若欲顯其高大草木則昇禪益之言不端矣。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有榮耀。疆居良反。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杞音起草木疏云其樹如樗一名狗骨。南山有栲北山有杻。栲山樗相摠也。杻音考杻。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眉壽壽眉其近眉壽也茂盛也。南山有栲北山有桵。栲音庾桵屬。栲諸氏反。疏。傳栲栲至鼠梓。正義曰栲釋木無文宋來集也陸機疏云栲樹高大似白楊有子著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取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搜鼠梓釋木文李巡曰鼠梓一名搜郭璞曰樛屬也陸機疏云其樹葉木理如樛山樛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樛是也。樂只君子遐不作黃者樂只君子保艾爾後。黃黃髮也。養保安也。音音荀。壽也艾五蓋反沈音刈。疏。傳黃黃髮為老。正義曰釋詁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耆面凍刺也如浮也。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

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云其

辭。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

皆亡無以知其篇第之處。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

序由庚在南有嘉魚前宗丘在南山有臺。前疏由庚萬物

今同在此者。其俱亡使相從耳。間古覓反。疏至其辭

正義曰有其義而亡其辭亦毛氏所著於後。行別記之。○箋

此三篇至之處。○正義曰此與亦本其所用所亡之事也。此

三篇鄉飲酒燕禮亦用焉。亦者亦南陔等也。即言其事之用

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宗丘歌南山有臺笙

由儀鄉飲酒燕禮二篇俱有此辭。之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

遞歌不比篇而間即之笙音在笙中。歌之所以亡者亦禮

而亡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因此亡詩事

然更述燕禮又有什歌鹿鳴下管新宮亦詩篇名也。以禮

鳴而入管用故知詩篇名也。辭義皆亡今無以知其篇第所

在之意也。篇第所在皆當言處云之意者以無意義可推尋

而知故云意也。案魚麗武王詩也。而與嘉魚間歌用陔等三

篇亦武王詩也。乃在堂下笙歌之是武王之詩得下管用之

也。新官制禮所用必在禮前而作不知武王詩也。成王詩也

此箋因亡詩事終而言之耳。不謂當在成王詩中。故曰無以

知其篇第之意也。案禮射義諸侯以狸首為節。以彼類之當

在召南。但召南無亡詩之比。故鄭於諸言辭義皆亡者對六

篇有義無辭新官并義亦無故言皆亡不謂已為作序與經

也

辭

皆

序

此

三

曰

由

而

然

鳴

在

而

篇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莠蕭蕭澤及四海也

九州之外雖有大者豈不過子真書

曰州十有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九長。○莠音六。蕭音博。諸本

作外敷。注音音芳。夫反。四海海者晦也。地險言其去中國險遠

稟政教昏昧。疏。蕭蕭四章章六句。至四海。○止義曰作莠

受命吾國黃老曰。久矣天之無烈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

往朝之是澤及四海之事經四章皆上二句是澤及四海
其澤及故其君來朝王燕樂之亦是澤及之事故序總其日
焉經所陳是四海君蒙其澤而序漫言四海者作者以四海
諸侯朝王而得燕慶故本其在國蒙澤說其朝見光寵序以
工者恩及其君不可遺其臣見其通及上下故直言四海以
廣之○箋九夷至五長○正義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
四海釋地文李巡曰九夷在東方八狄在北方七戎在西方
六蠻在南方終炎曰海之言晦晦闇於禮儀也維師謀我
注皆與此同職方氏及布憲注亦引爾雅云九夷八蠻六戎
五狄謂之四海數既不同而俱云爾雅則爾雅李言兩文今
李巡所注謂之四海之下更三句云八蠻在南方六戎在西
方五狄在北方此三句唯李巡有之孫炎郭璞諸本皆無也
李巡與鄭同時鄭讀兩雅蓋與巡同故或取上文或取下文
也爾雅本有二文者由王所服國數不同故異文耳亦不知
九夷八狄七戎六蠻正據何時也此及中疾直言四海不列
其數故引上文解之職方列其國數惟五戎六狄與爾雅六
戎五狄上下不同餘則相似故據下文也布憲則執官承夏
官之下故同於職方焉周禮注據爾雅下文八蠻六戎五狄
當四海者以明堂位陳周公朝於明堂之時其數與之等是
周時之驗故據之焉明堂位與職方不同者鄭志卷趨商云

戎狄之數或五或六兩文異耳爾雅雖有與周皆兩數耳無
別國之名不甚明故不定之也是鄭疑兩文必有一誤但無
國數可明故不敢定之耳四海之於王者世一見耳此經說
四海來朝應是攝政六年時事當與明堂位同直以漫言四
海故取爾雅上句謂之四海之充之其實此當八蠻六戎
五狄也國在九州之外者明四海不屬九州其州長所不領
故周禮曰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一見是也若然下文蠻荆
謂荆州之蠻堯典曰流共工于幽州注云幽州北裔則四海
亦有在九州之內者矣言外者以大凡化內非州牧所領則
謂之四海之國其境所居不妨在九州之內禹貢萬里大界
蓋以九州目之故得有荆州之變及幽州為北裔也曲禮曰
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雖有大音爵不過子
也大者曰子小者曰男而已左傳曰疆戎男是也若男爵三
等無子男則四夷之君為伯爵也而書序曰武王勝殷巢伯
來朝注云巢伯南左諸侯世一見者以武王即位來朝是九
州外為伯又虞書曰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明四
海是九州之外也何者既言州十有二師是九州之內立師
也又曰外薄四海咸建五長是四海在九州之外矣所引者
阜陶謨文也檢鄭所注尚書經作外薄今定本作外敷恐非
也彼注云九州州立十二人為諸侯之師以佐其牧外則五

国立長使各守其職此建五長即下由礼所謂子故彼注云
子謂九州之外長也天子亦選其諸侯之賢者以為之子了
猶牧是也案彼上云弼成五服至于五千鄰以為禹治水
咸五服土方萬里以七千里內為九州七十四九千里者
之方四十九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
里者六計一州方百里之國二百七十里之國四百五十
對之地餘有一千二百國以百國立一師故州有十二頭
又云九州九千六百國又四百國在畿內以子男備其
數是鄭計充禹會諸侯于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之文
彼蕭斯零露漙兮 與也 蕭斯零露漙兮 漙兮漙兮 蕭
喻四海之諸侯亦國君之賤者露者天所以潤萬物之微者
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 漙兮漙兮 漙兮漙兮 漙兮漙兮
于偽 既見君子我心為兮 輸為其心也 既見君子
我心為兮 既見君子我心為兮 既見君子我心為兮
情意無留恨也 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與之無而
笑語則遠國之君各得其所是 疏 言彼至遠兮。正義曰
以稱揚德美使聲譽常與天子

也此蕭所以得長六者由天以善露潤之使其上露漙漙然
盛兮以故得其長大可以與得所者彼四夷之君此四夷之君
所以得所者由王以恩澤及之使其恩澤豐多故令其得所
自然此蕭是香物之微者天不以其微而不潤也 前四
侯乃因君之賤者王不以其賤而不及也 遠國既蒙王澤乃
來朝見自言已既得朝見君子之王者我心則為焉蓋焉無
復留恨在國恐不得見今來得見則意盡也 朝之後王又與
之燕飲而笑語兮感王之恩皆稱揚王之德美長是以使正得
有聲譽又常與天子之位兮言為天子所保不憂危亡也
傳蕭高至露貌。正義曰釋草云蕭艾也李勉曰蕭一名蕭
郭璞曰即蒿也下章漙漙泥泥皆重言故此亦為漙漙也 漙
漙漙漙物之狀故為蕭上露貌。 蕭蕭香至賤者。正義曰
生民曰取蕭祭服亦特牲曰 蕭蕭合馨香是蕭蕭為香物
也雖香而是物之微者以喻四海諸侯亦與國焉之賤者 蕭

彼蕭斯零露漙漙 既見君子 其德 既見君子 其德
子為龍為光 能龍也 義二為龍為光言天子恩 其德
不來壽考不忘 疏 國之君夢王恩澤今皆來

寺在十一之
疏 國之君夢王恩澤今皆來

既得見君子之工者為君所寵遇為君所光榮
得其恩意之燕見使諸使四海辭頌之不忘也
慕彼蕭斯

零露漙漙
○漙乃禮反
既見君子
孔燕喜且弟
○宜樂弟

云孔其燕安也
○豈開在反本亦作愷下同
後豈弟放此弟
如字本亦作辟音同後皆放此
律音洛下篇同
易夷也反

宜兄宜弟
今德壽豈
為弟亦宜
疏
既見至壽豈
○正

朝見君子為君子所接遇故皆甚安而情又喜樂以怡易也
君子既接遠國得所而又燕見以足其歡是君子為人之能
宜為人宜為人弟隨其所為皆得其

宜故能有善德之譽善凱樂之福也
慕彼蕭斯零露

濃濃
濃濃厚貌
農奴
既見君子
俾華冲冲和鬻

雖雖萬福攸同
和
在鑣曰為箋云此說天子之車飾者
諸侯燕見天子天子必乘車迎于門是以云然也
○禮

徒彫反冲直弓反徐音同又音勅弓反載音式
○禮
疏
既見至攸同
正義曰言遠國之君既見君子之王
又蒙垂意燕見於已說其燕見之車飾君子之乘也
見

之車飾也
以為善首之車垂之冲冲然其在載之和鈴與
之八為其吉雖雖然乘是車服屈已之尊降其
若是一為主得所故宜為萬福之所同皆得歸聚之
傳

也然則馬害所軛之外有餘而垂者謂之華
華在載反為之
鈴也以其與馬相應和故載見日和鈴史史是也
在鑣曰為

謂之鑣置於馬之鑣曰鑣馬勒傍鐵也
言置於馬口
之兩傍此無文也故不從之
禮記注云為在鑣鐵箋云

置鑣於鑣異於乘車是鄭以乘車之為不在鑣知此
天子所
不以迎賓則亦乘車也
亦不當在鑣矣此箋不易之者以

已明之此從可知也
○箋此說至然
正義曰既見君子
即言俾華冲冲和鬻雖雖是見君子車上有此飾故知說天

子之車飾也
所以得見天子車飾者以諸侯燕見天子必
以車迎於門是以云然也
既見天子之言為朝見之後則前

見之皆見君子之事
禮上既見之文也
知燕見之後則前
若以王唯觀禮不下堂而見諸侯其朝宗當迎之故秋官

大行人說車迎之法
賓主步數彼六服諸侯尚有車迎則四
矣之君車迎可知燕王歡心不可不接
既然迎接不得無車

故燕禮云若四方之賓公迎之
亦大門內是燕有迎法也以

疏

疏

疏

首章言燕笑語者是燕時事故知此見車飾亦是燕時事
案大行人上公九命載車九乘介九人禮九等朝位賓主之
間九十步立當車軼墮者五人侯伯以七為節立當前侯墮
者四人子男以五為節立當車軼墮者三人注云王立當軼
又鄭注下曲禮以春夏受饗於朝受享於廟以生氣文也秋
冬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鄭又以觀禮不出迎諸侯則冬遇
亦不迎然則秋冬燕
見亦無出迎之法也

燕蕭四章章六句

淇水露天子燕諸侯也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觀會

直疏淇露至諸侯正義曰作淇露詩者天子燕諸侯

分別同姓庶姓二王之後皆是天子燕諸侯之事也燕蕭序

云天子此及賦弓獨言天子者此及賦弓燕諸侯之事也燕蕭序

言諸侯不得言天子以對之燕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

天子於諸侯之義下三章見諸侯於天子之事首章言王燕
諸侯雖至於夜留與飲燕蕭序不言諸侯文無所對

子恩厚之義也下三章乃分別說之二章言同姓則成夜飲
之禮非同姓義之則止三章言庶姓卒章言二王之後不得

成其夜飲故云善德善儀言其不至於醉也首章直言淇水
露斯不指所在之物物下章云草木也故下章名言草木以

充之以同姓一類故廣舉豐草庶姓非一族之人前以異類
之禾二王之後同為天子所尊譬之同類之木各取其所以

也豐草祀棘言露在相椅不言露在承上露在可知天子燕
諸侯之義備於此矣不言異姓與二格者兄弟甥舅禮不同

要夜飲之義非宗不可則異姓從庶姓淇水露斯匪陽

禮也三格甲於二代其亦在異姓中淇水露斯匪陽

不晞與也淇水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露雖甚然見

厭厭夜飲不醉無歸厭厭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

也醉而不出是燕宗也箋云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
與族人燕為說尔族人猶羣臣也其醉不出不醉出猶諸侯

之儀也飲酒至夜猶云不醉無歸此天子於諸侯之儀燕飲
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六榻焉。厭於楹反韓詩作惜

此心亭記

和悅之貌。疏。湛湛至無歸。正義曰：湛湛然在物上者，見日之陽則不得乾而舒放也。以興諸侯受王燕飲而鬼非然，威儀發弛非天子之賜，爵則不承命而嚴肅也。是王燕諸侯恩厚至於厭厭安閑之夜，尚與燕飲其意殷勤以留賓客言不至於醉不得歸也。傳湛湛至陽日。正義曰：此在物而湛湛是盛也，與王隆厚於諸侯故以盛為喻，以陽為乾物故知日也。箋露之至而稀。正義曰：露之所露必在草木此言所在以物下支故箋亦順經直言在物物正謂下章豐草祀棘也。柯謂板也，露在於葉則令柯亦低，故言柯葉低垂草木通然非木柯而莖葉也。此燕諸侯之詩，露比王燕諸侯物得露而低猶諸侯得酒而醉，故喻諸侯受燕爵其威儀有似醉之貌也。其醉必在燕末，諸侯旅酬則然以率行旅酬燕末之事故以露見日而乾喻諸侯有承命之事燕之天子有命唯賜爵耳，故言唯天子賜爵則貌變肅敬承命有似露見日而乾也。傳夜飲至湛宗。正義曰：楚茨云備言燕私傳曰燕而盡其私恩，明夜飲者亦君留而盡私恩之義，故言燕私也。解夜飲之意言宗子將有事族人皆入侍宗子或與之圖事則當飲之酒，若宗子不飲之酒使不醉而出是不親族人，也若族人飲宗子酒至醉仍不出是湛湛宗子也。言此者

明宗子之義族人雖醉尚留之飲，族人義雖不至醉亦當辨出不得盡宗子之意，是主法自當留賓賓則可以辭主去天子於諸侯義亦當然，書傳曰既侍其宗然後得燕燕私者何而與族人飲飲而不醉是不親醉而不出是不勤與此傳同毛伏俱大儒當各有所據而言也。箋天子至大燭焉。正義曰：申毛之意言傳所稱宗子飲族人之事者以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以天子比宗子族人此羣臣是假託之也，族人至醉而有出有不出之二塗猶諸侯至醉亦當辭出若不辭出是湛湛王也，是以諸侯皆當辭出但王得其辭與然則聽之出同姓則留之也。又解燕飲當以晝所以酒飲至夜猶云不醉不歸者此天子於諸侯之義言天子與諸侯為主雖終日而未盡歡故留之夜飲使至於公醉也，疏飲之禮宵則兩階及庭門皆設大燭是燕必至夜故欲留之夜飲也，燕禮曰宵則庶子執燭於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闈人為闈於門外是兩階門庭皆有燭也，彼兩階與門言執燭唯庭言大燭此云皆設大燭者因彼有大燭撫而湛湛露斯在彼，雖是早厭厭夜飲在宗載考言也。

豐茂也，夜飲必於宗室，箋云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此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庶姓其設

言也。

則止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而樂桓公命以火繼之故也
臣下其書未卜其夜於是乃止此之謂不成也。○於相於
疏 湛湛至載考。正義曰湛湛然者彼露斯也此露在
之燕飲於彼同姓諸侯此同姓諸侯得王燕飲則威儀寬縱
也王與諸酬至於燕飲女閉之夜留之私飲雖則辭讓以其
宗室之故則留之而成飲不許其讓以崇親厚耳。○笈夜飲
至不成。正義曰鄭以經言載考言則成對有不成者既天
子欲留之而有不成者明是實讓之也故言夜飲之禮在宗
室同姓諸侯則成之於燕姓諍之則止也獨言燕姓除同姓
皆耳故以庶姓德之昔者陳敬仲飲桓公酒至於於是止莊二
十二年左傳有其事引之以證異姓不得成夜飲之義故云
此之謂不成也。○節桓公酒者桓公至敬仲之家而敬仲飲之
酒也故鄭志若張逸云時桓公節敬仲若哀公節孔子之類
杜預亦云桓公賢敬仲之故去賢人之家是也。○言不重不
夜者服虔云臣享君必卜示敬慎也此燕諸侯王為之主其
桓公飲酒敬仲為主而得證此者君適其臣君為主主人其
進退在君所裁敬仲之辭與諸侯之讓同故得而證也。○湛

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儀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也其實離離前其薦俎禮物多於諸侯也。飲酒不至於醉徒
等其威儀而已謂節也。椅於宜反木名也。度斯古哀反
字亦作楛。疏 其相至今令儀。正義曰其相也。其相也。言二
音同戒也。樹當秋成之時其子實離離然至而蕃多以
其杞也。其宋也。二君於王燕之時其薦且豐多而於王為
客加其厚惠故也。此二王之於燕之時其薦且豐多而於王為
禮。酒不至於醉莫不善其威儀令可觀至也。○笈其費至也
也。正義曰以此言在其實當燕之時其薦且豐多而於王為
禮。不屬賓實所專者唯薦俎耳。昭二十五年定樂大心曰我
國為客是。王之後其尊與諸侯殊絕於知薦俎禮物多
諸侯也。此笑天子之燕諸侯無不醉之理。故燕飲賓辭為
是。燕不必醉也。此與上章善威儀裝皆云不至於醉者言其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其相其楛其費
性者侯也。今善也無不善。疏 湛湛至今令儀。正義曰湛湛
其德言飲酒下至於醉。疏 然者露斯此露在彼杞棘之
木此杞棘之木得露則湛湛然柯葉低垂以垂工之燕飲之
彼庶姓之諸侯此庶姓諸侯得王燕飲皆威儀寬縱也此庶
姓明信之君子雖得王之燕禮飲酒不
至於醉莫不皆善其德使之無過差。其相其楛其費

藉自持不至醉亂內實困酒空善外儀故云徒善其威儀而巳又言善儀早晚謂際節當奏陔夏之節猶善威儀以其美人必享其然故知當陔之節也禮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內雷遂出是也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故據燕禮以况之二王之後燕罷而出不必奏陔夏

淇露四章章四句

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諸侯敵王所殲而獻其功

彤矢百茲弓矢千凡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也服徒冬反

反云慈也慈音盧黑疏彤弓三章章六句至著侯也正

諸侯諸侯有征伐之功王以弓矢賜之也經三章上二章言

是賜之事故云錫以兼之也箋諸侯至征伐也外皆文四年左傳

傳者解有賜之由王賜諸侯非唯弓矢而已獨言彤弓者

以弓矢為重故又引王制以明之言敵王所殲者當也

征之諸侯於是王命與師以討王之所恨者為難敵而伐

是賜之弓矢也獻功者伐四夷而勝則獻之其伐中國雖勝

不獻故莊三十一左傳曰凡諸侯有四夷之功則獻於王

以警於夷中國則否是中國之功不獻捷也其獻唯四夷之

功乃獻之其賜有功則賜之不須要四夷之功始賜之也晉

文侯少輔周室平王東遷洛邑無伐四夷之功王亦賜之弓

矢尚書文侯之命是其事也經先言受弓後說享禮先言享

禮之乃言賜弓矢者襄二十六年左傳曰將賞則加膳加膳

則飲賜將欲賞人尚加殺膳况弓矢之賜賞之大者焉得無

其禮也為賜以設饗而賜之故鄭先言饗也其饗之日先受

弓後言饗之事也古僖二十八年左傳說晉文公敗楚於城

濮獻功於下王御饗醴命晉侯宵下乃言策命晉侯為侯伯賜

之以弓矢似先饗後賜者彼饗禮命宵別行饗禮非賜日之

饗也故下未獻俘已而設享是先饗禮以勞其功它日乃賜

之弓矢更加策命其賜之日別行饗禮則此經所云是與彼

與別也莊十八年僖公晉侯朝王王御饗醴命之宵僖二十五

年齊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於時不賜特行饗醴以此知成
饗之言饗禮者非賜日之饗賜之日實行饗禮而左傳齊武

子云以饗報宴者杜預云敵形弓者以明報功宴樂非謂賜
時設饗禮齊武子所言及晉文侯文公所受皆并有茲弓此

詩獨言彤弓者以二文皆先彤後茲彤少茲多舉重可以包
輕故直言彤弓也有弓則有矢言弓則矢可知故亦不言矢

也傳文直云茲弓矢千疋本亦然故服虔云矢千則弓十是
本無十茲二字矣俗本有者誤也首章為惣目下二章分而

述之以相成也毛以藏之者為藏之於其家以示子孫先囊
之乃載以歸後始藏於其家以藏為重先言之藏於家受後

之事致其意而言之非受時也好之喜之由悅樂而賜之故
舉之為惣也饗之是大禮之名右之醕之是饗時之事亦饗

為惣也鄭亦首章為惣但藏載於車即兵受時之事為異耳
朱弓也以講德習射弘弛貌言我也箋云言者謂王策命也

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之受出藏之乃反入也○昭尺昭
反說丈云弓反也字

林充小反弛武氏反 我有嘉賓中心貺之 貺者欲加恩
惠也王意殷勤鐘鼓既設一朝饗食之 箋云大飭賓曰饗

於賓故鼎序之 鐘鼓既設一朝饗食之 一朝猶三朝○飲

於鳩 疏 彤弓至饗之○毛以為諸侯受天子所賜彤赤之
反。疏 弓昭然而弛既天子以此賜我我則於王受之矣

既受之我當於家藏之以示子孫不忘大功也於時王既賜
諸侯以弓又饗禮禮之我育嘉善之賓中心至誠而貺之

以鐘鼓既為之設一旦早朝大設禮而饗之○與王之意
言我彤赤之弓昭然弛子以賜諸侯則受策命之言與此賜

之弓出而藏之乃反之入也餘同○傳彤弓至言我。正義
曰彤赤故言朱弓周禮無彤弓之名言講德習射則彤弓周

禮當唐弓大弓也夏官司弓矢有六弓王孤夾更唐大鄭云
六者弓異射之名也往射寡來射多曰王孤往射多來射寡

曰夾更往射來射若一日唐大經曰唐弓以授學射者使者
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

用中遠近可也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文公受王弓矢之
賜也如是則鄭以此彤弓及茲弓於周禮為唐大故言勞者

受得之後則以學射故云以講德習射也但唐大者是其射
強弱之名此彤茲者為弓色之異稱為弓者皆漆之以禦後

霜露漆之為色赤之而已彤既赤則知茲者為黑也色以
赤者周之所尚故賜弓赤一而黑十以赤為重耳為其射同
異未聞正以有功者受彤弓彤弓之賜周禮唐弓大弓以授
勞者此傳言彤弓以講德習射周禮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

此形弓必當唐大二者之中有之耳其必當唐大亦未能審
茲弓與形弓俱賜勞者蓋亦當唐大乎服虔云茲弓以射中
幸甚質則以茲弓當周禮之弧安得賜茲弓多形弓少則射
不得過之而以形為學射則當唐大合七成規茲弓為王弧合
九成規準之周禮非其差也周禮又有八矢弓弩各四其弓
之矢有枉殺猶恒而恒矢云用諸散射鄭云散射謂禮射及
習射與此講德習射事同則形矢茲矢當周禮恒矢也形
貌說又云昭弓反謂弛之而射反也此言弛弛則受弓矢
者皆定射之弓弛而賜之至於凡平敵射自出臨時之宜均
曲禮有張弓尚筋弛弓尚角弓定射未定射之事不與此同
傳訓言為我不解藏義王肅云我藏之以示子孫也○箋言
者至反入○正義曰鄭以此歌本敘王意故云有嘉賓既敘
王意不得諸侯言我受藏之也昔文公受弓矢之賜傳稱王
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與父策命晉侯為侯伯此與彼同
宜有策命故知言者謂王命策也下賜朱弓必策其功以命
之左傳策命晉侯之父是其事也此直言職之則受出藏之
乃反入者以傳說晉文公既從命云受策以出出入三觀故
知之○箋王意至序之○正義曰箋以言王中心以觀之是
中心誠實非飾貌矯情是勤勤於賓也田王如此故復作詩
歌而敘之解此形弓之意以玉中心之實故歌之以示法耳

詩充十之一

十四

○箋大飲至早朝○正義曰饗者享太平以飲賓是禮之大
者故曰大飲賓曰饗謂以大禮飲賓禮如命數設牲俎豆盛
於食燕周語曰王饗有駢薦燕有折俎○當享知當燕是其
禮盛也言一朝者言王殷勤於賓早朝而即行禮故云一朝
猶早朝以燕如至夜饗則如其獻數禮成而罷故以饗言
之昭元年左傳云鄭饗趙孟禮終燕具享不終日也○形
弓形方變言載之載以歸也云云我有嘉賓中心

喜之喜樂也鐘鼓既設一朝右之右勸也箋云右

又鄭如字薦右也卒遵律反本或作率者誤也音七內反

疏傳右勸正義曰下章言醕醕賓之前止有獻賓初獻
未得名為勸則勸者非以酒勸賓謂設享禮勸其功也

故成二年左傳曰王親受而勞之所以勸不勸勸有功是也
此勸既非勸酒故卒立醕亦不得醕酒傳醕報言為享以報

其功故左傳曰以覺報實是也○箋右之至之謂○正義曰
樂燕禮云主人燕前獻賓賓西階人拜建前受爵反位膳宰

薦脯醢賓升建膳宰設折俎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於
薦右與取肺坐絕祭齊之興加於俎坐執手執爵遂祭酒於

席末坐降酒此鄭害其事故言之謂右之者即此燕禮所言
奠於薦右之謂也彼啐酒即此卒爵爵即酒也鄭以下言爵
之為饋賓故此右之為當獻賓既獻賓賓受而奠之形弓
於薦右是言之可以明主之獻賓故作者舉以表之

形弓 又作破吐刀反弓衣也 **我有嘉賓**

中心好之 好說也○好呼 **鐘鼓既設一朝醕之** 醕報

云飲酒之禮主人酌賓賓酢主人主人又飲而酌賓謂 **疏**

之醕醕猶厚也勸也○醕本又作酬市由反酢才洛反

箋飲酒至厚勸○正義曰案燕禮賓既受獻西階上北面坐

卒爵賓以虛爵降賓坐取俎奠於篚下盥洗卒盥揖升酌以

酌主人於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又曰遂卒爵是主人獻賓

爵拜賓賓降筵共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又曰主人酌膳賓

西階上拜受爵於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

奠於薦東是主人又飲而酌賓曰醕也其飲酒亦然彼注

而醕之此傳訓醕為報是傳意醕之不

施於飲酒明矣故下兩云醕報功也

彤弓三章章六句

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

喜樂之矣 樂育材者歌樂人君教

丁反下五句反長張丈反下注並 **臨**

同樂音洛下並注同選聖悉反○臨

曰作菁菁者莪詩者樂育材也言君

長育其國人使有材而成秀進之上

則為天下喜樂矣故作詩以美之經

官爵皆是育材之事也南有嘉魚言必

樂得賢者彼謂在位及人君於時樂

樂者謂彼人君所育者以被育有材

下之情而作歌耳○箋樂育至官之

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

不官之○菁者莪上子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

句至樂之矣○正義

丁之為人君能長學而

主於官爵之君能如此

章言長養成就賜之

與賢也南山有臺云

賢者本在上之心非

材與彼別又經言喜

官爵而言又序言喜

卷之三十一 卷之三十一

司徒論選士之秀者升之於大學曰俊士升於司徒者不征
於此升於大學者不征於司徒曰造士又曰大樂正論造士
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注云進士可進受爵
祿又曰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
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如是從鄉人中教之為秀士
具教學之從秀士漸至於進士是養之以備也進士論材任
官而又養之是至於官爵之也其養成爲此五士是長育久
材也進士是材之大成故官爵以進士爲主但人材有限官
有尊卑其進士以下學已大成超踰倫輩亦可隨材任之不
必更至進士始官之也卒章箋云文武亦用於人之材
無所廢是秀士以上皆可爲善善者我在彼中阿也
官也定本無進士二字誤也善善者我在彼中阿也
善善益我羅高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
材知阿之長我善善然箋云長育之者既教學之又不在彼
也既見君子樂且有儀箋云既見君子者官爵之而得
見疏善善至有儀正義曰言善善然茂盛者羅高也此
長養故茂盛以與德盛者是學士也此學士所以致德盛者
由其在彼學中得君之長育故使德盛入君既能長育人材

教學之又能官而用之故此學士既見君子則心喜樂也又
有禮儀見彼也又君子能養材與官又接之以禮故下所以
得於中而長養我者以止則有水之潤阿陵有所居之勢單
羅高也舍人曰我一名羅郭璞曰今我高也陸機疏云善
也一名善也生澤田漸如之類善似邪善而細利生二月
中善可生食又可蒸香美之類似善高是也○箋官爵至見
接○可謂曰以下云賜我百朋得祿之事故此樂者爲得官
而樂也師樂爲官爵之又云百朋有儀且善善者我在彼
中止○止音止也既見君子我心則喜喜樂也善善
者我在彼中改中陵陵也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貨月五月爲朋朋我百朋疏也言百至得意○正義曰言賜
朋得祿多言得意也
古者貨貝言古者貨貝言古者貨貝言古者貨貝言古者貨貝言
大貝壯貝公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言爲朋者爲小貝以上
四種各一貝爲一朋不成者不爲朋鄭因經廣解之言有
五種之貝貝中以相與爲朋非也五貝爲一朋也故志曰大

其四寸八分以上直錢二百一十文二貝為朋牡貝二寸六
 分以上直錢五十文二貝為明公貝二寸四分以上直錢三
 寸二分貝為明小貝一寸二分以上直錢一十文二貝為朋
 不成貝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寸是也以此所
 言王莽時事王莽多事古事
 而石五貝故知古者貨貝焉凡凡揚舟載沉載浮
 沉亦沉載浮亦浮箋云舟者凡物亦載沉亦載浮
 君用上文亦用武亦用於人之物無所廢
 見君子我心則休 箋云休者休休然
 然易木之舟則載其沉物則載其浮物俱浮水上以與富時
 君子用其文者又用其武者俱致在朝言君之於人唯君子
 用故既見君子而得官爵我心則休休然而美義發載
 載沉載浮之類又傳皆以載為則然則此載亦為則言則載
 沉物則載浮物也傳言載沉亦浮又云
 沈物則載則以載解義非經中之載也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一之二

附音毛詩註疏卷第十 十一之三

四

毛詩小雅

鄭氏箋

孔穎達疏

六月宣王北伐也

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鹿鳴廢則

和樂缺矣

果音洛篇未注同缺苦悅反

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

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

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芣廢

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

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

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孝思缺矣

六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

者不安中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

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隊直類反由儀廢則

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淇水廢

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夏戶雅反菁菁

者我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

國微矣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及中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及中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及中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及中

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疏六月六章章八句及中

其萬物生得其宜本之於陰陽所以異也此二十二篇小雅
之正經王者行之所以養中國而威四夷今盡廢事不行則
王政衰壞中國不守四方夷狄來侵之中夏之國微弱矣言
北狄所以來侵者為廢小雅故也厲王廢之而微弱宣王廢
樂之而復興故博而詳之而因明小雅不可不崇以示法也
此篇北伐下篇南征變狄之侵則有之矣其戎車則小雅
其事厲王之末天下大壞明其四夷俱侵也江漢命召公平
淮夷明是厲王之時淮夷亦侵也唯無戎侵之事蓋作者所
以不言耳假使無戎侵亦得言四夷矣定本此序注云言周
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案集本及諸本並無此注首
章傳曰日月為常周禮王建太常二章傳曰出征以佐其為
天子是自然已之辭觀此則毛意此篇王自征也亦章傳曰
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言與似共留不去之辭
者王肅云宣王親伐嚴允出錫京而還使吉甫追伐追逐乃
至於太原如肅意宣王先歸於京師吉甫還時王已處內故
言與孝友之臣處內也肅以錫為錫京未必是毛之意其言
宣王先歸或得傳自不然不得載常簡闕遺將獨行也則毛
意上四章說王自親行下二章說王還之後遣吉甫行也故
三章再言薄伐上謂王伐之下謂吉甫伐之也鄭以為獨遣
吉甫王不自行王肅即鄭之徒也云六月使吉甫采芑命方

叔江漢命召公唯常武宣王親自征耳孔晁云王親自征耳
孔晁王肅之徒也言六月王親行常武王不親行故常武曰
王命卿士南仲太祖太師皇父非王親征也又曰王肅曰武
王旅嘽嘽皆統於王師也又王曰還歸將士稱王命而歸耳
非親征也案出車文王不親而經專美南仲此篇亦專美吉
甫若將師之從王而行則君統臣功安得言不及王而專歸
美於下若王自親征飲至大賞則從軍之士莫不在焉何由
吉甫一人獨多受社故鄭以此篇為王不親行也常武言王
旅容可統之於王經云赫赫業業有嚴天子說天子之容復
何統乎又禮將誓師可稱王意經言王曰還歸重在既克之
後事平理自當還在軍將所專制何當假稱王命始還師也
以此知常武親征為得其實孫毓亦以此篇王不自行鄭說

為六月棲棲戎車既飭四牡駉駉載是常服

閱貌飭

正也日月為常服戎服也箋云記六月者盛夏不出兵明其急

也戎車革輅之等也其等有五戎車之常服章子也○棲

猶孔熾我是用急熾盛也箋云此序吉甫之意也此外來

侵其熾故王以是急遣我○熾尺志反

王于出征以匡王國箋云于曰匡正也王曰今女疏

六月至王國臣以為正當盛夏六月之時王以此秋侵急乃自征而禦之簡選閱擇其中車馬上眾樓樓然其所簡練戎車既皆筋正矣戎車所駕之四牡又駉駉然強盛王乃載是日月之常建之於車及兵戎之服以此而伐獵於也王所以六月簡閱出兵者由獵於之寇來侵甚熾我王是用之故須急行也王於是出行征伐以匡正王之國也鄭以為言也命六月北征即閱上眾樓樓然所簡戎車既齊正矣所乘四馬皆強壯駉駉然乃載是常從戎韋弁之服以出征也吉甫意云所以六月行者以此秋來侵甚盛我王是用遣我之急也王曰今汝出征獵於以正王國之封畿我故盛具而行也傳樓樓至戎服正義曰以樓樓非六月之狀故為簡閱貌也日月為常春官司常文謂之王旌畫日月也服戎服也即亦韋弁服也但分為二事故與鄭異箋六月至服正義曰以征伐之詩多矣未有顯言月者此獨言之故云歲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春官巾車掌王之五路革路以戎故知戎車革路之等也春官車僕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關車之倅屏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此五者皆兵車所設五戎也戎路王在車所乘廣車橫陣之車關車所用預關之車也屏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用馳敵致誦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吉甫用所乘兵車亦革路在軍所乘與正同但不知備五戎以否鄭因事解之不必備五也言戎車之常服韋弁服者以上言戎車既筋即載是常服是則戎車載之故云戎車之常服也言載之者以戎服當戰陳之時乃服之在道未服之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服注云韋弁以韋為之弁又以為衣春秋晉郤至衣韋章之跗注是也周禮云韋弁皮弁服皆素裳白烏又雜問志云韋章之不注不讀如幅注屬也幅有屬者以淺赤韋為弁又以為衣而素裳白烏也知淺赤者以詩言韋章有顛以韋章茅蒐染之而顛為赤貌若不淺則絳故知淺赤也聘禮君使婦韋弁婦韋章注云韋弁韋鞞之弁其服蓋韋鞞以為衣而素裳不韋皮為衣者以卿之婦韋鞞當用皮弁以謹事之宜而用韋弁故彼注云兵服也而服之者皮韋同類也取相近耳以皮弁衣故彼注云韋弁衣用赤布也以皮韋同類故考經注曰田獵戰伐冠皮弁援神契云皮弁素積軍旅也皆以皮弁終韋言之若分別言之戰伐用韋不用皮也此所載者據將帥服耳其餘軍士之服下章言既成我服是也通皆韋皮故坊記注云唯在軍同服耳知者當五年左傳曰均服廣振取号之族是也禮在朝及齊祭君臣有同服多矣鄭獨言在軍者為僕右無也以君各

以時服候右通朝服至在軍則同故言唯耳不謂通於他事
○雙于日至封畿。正義曰鄭以王不自親征吉甫述王之
亂故言其曰毛氏於詩言于者多為於為往所以為王自征
月言王國者以率士之濱莫非王臣要服之內是王國之封
也。比物四驥閑之維則。物毛物也。則法也。言先教義然
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師行三

云王既成我戎服將遣之戒。王于出征以佐天子。出征

其為天子也。箋云王曰令女出征。疏。比物至天子。毛以

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禦此也。疏。為宣王六征所備車

馬者乃比同力之物。四驥之馬。此四驥之馬。先以閑習之

有法則矣。所以余用之。維此六月之時。既成我軍士之戎服

我軍士戎服既成。於是師行日三十里。日王於是出行征也。

為異。餘同。傳物毛至用師。正義曰。夏官。人云。元夫事

祭。祀朝。觀會。同毛馬而頤之。凡軍事物馬而頤之。云云。夫事

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是毛物之文也。傳以直言物。則義解。故

連言毛物。以曉人也。然則此物者。比同力之物。戎服。力尚

不取同色。而言四驥者。雖以齊力為主。亦不取同色也。

故曰。馬駟。駟。曰。乘其四驥。田獵。齊足。而曰。四。黃。龍。是

皆同色也。無何色者。乃取異毛耳。與駟。是。中。樂。驥。是。也。

以言閑之。鼻。以先閑習。故知先教義。而後用師也。書傳曰。征

伐。必。因。意。行。以。閑。之。者。何。貴。之。首。之。何。習。之。是。也。傳

師。行。三十。里。正義曰。此。述。宣。王。之。征。是。師。行。之。事。美。事。則

得。禮。故。諸。軍。法。皆。以。三十。里。為。服。漢。四。任。修。費。其。公。有

顯。備。三。廣。大。也。顯。大。貌。顯。薄。伐。獷。狁。以。美。夷。虜。言。公

委。焉。大。有。嚴。有。彙。共。武。之。服。武。之。人。備。嚴。如。下。將。帥。同。義。當。如

有。威。嚴。之。言。禁。勅。者。而。共。典。是。兵。車。字。共。鄭。如。字。注。下。同。王。徐。音。恭。帥

此。共。武。之。服。以。定。王。國。安。也。所。駕。之。四。牡。形。容。皆。異。又。廣。大。之。強。薄。伐。獷。狁。之。國。以。為。六。子。之。兵。武。之。事。其。嚴。者。威。嚴。萬。眾。故。言。獷。狁。和。上。下。安。此。文。也。兵。武。之。事。其。嚴。者。威。嚴。萬。眾。故。言。獷。狁。和。上。下。安。此。文。也。

故當克勝而安定王國
也鄭唯據吉甫為異
徽仇匪茹整正居住獲侵錫及

方至于涇陽錫也方也皆北方地名言徽仇之來侵非其所當度為也

言其大恣也。如如豫反徐音如獲音護爾雅十數周有焦

護錫胡老反王云京織文鳥章白旆央央鳥草錯革鳥

織旆者也央央鮮明貌箋云織微織也鳥章鳥隼之文章將

帥以下衣皆著焉。織音志又尺志反注同白旆本又作旆

蒲貝反繼旆曰旆左傳云舊旆是也一曰旆與旆古今字殊

央音英或於良反下篇同徽音輝將子亮反下大將同後篇

將帥放此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正也鄭曰寅車先疾

著知畧反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箋云鉤擊行曲直有正也寅進也二者

及元戎皆可以先前啓突敵陳之前行其制之同異未聞。

乘編證反行戶郎反注前行同夏戶雅反鉤古侯反疏

服音古今經注作擊無股字以先蘇蕪反陳直觀反仇

至啓行。毛以為王師已行數秋之罪故陳其故恣言徽

之所侵者非其意所當度乃整齊而處我周之焦獲之地又

侵錫及北方之地至於涇水之北侵及近地石為大甚故以

當合征之而將帥以下皆有激織之象其文有鳥隼之章以

帛為行布央央然鮮明皆有致死之備以行也又有戎車十

乘以在軍先欲以啓突敵陳之前行由徽仇之恣而用伐之

鄭唯據吉甫為異。傳焦至徽仇。正義曰釋地云周有焦

獲郭璞曰今扶風也陽縣瓠中是也其澤藪在瓠中而將必

猶焦獲所以接于徽仇也孫炎曰周岐周也以焦獲繼岐周

言之則於錫京為西北矣以北狄言之故為北方耳。箋匪

非至大恣。正義曰以北狄所侵故知錫也方也皆北方地

名也整齊而處之者言其居周之地無所畏憚也錫方雖在

焦獲之下不必先焦獲乃侵錫方據在北方在焦獲之東北

若在焦獲之內不得為長遠也水北曰陽故言涇水之北涇

去京師為近故言大恣毛不解錫方之文而出車傳曰朔方

近徽仇之國錫方文連則傳意錫亦北方地也王肅以為錫

京故王基駁曰據下章云來歸自錫我行求久言吉甫自錫

來歸猶春秋公至自晉公至自莒亦從晉楚歸來也故知嚮

日千里之錫猶以為遠錫去京師千里長安洛陽代為帝都

而濟陰有長安御漢有洛陽縣此皆與京師同名者也孫毓

亦以箋義為長。傳鳥章至旆者。正義曰釋云云錯革鳥

曰旆孫炎曰錯置也革急也畫急疾之鳥於旆也鄭志答張

逸亦云畫急疾之鳥隼是也故箋云鳥隼之文章正知隼者以司常云鳥隼為旗釋天云繼旒曰旒故云白旄繼旒者也茂與旒古今字也故定四年左傳曰檉枝旒旌亦旒也以其繼旒垂之因以為狀故曰胡不旒旒此旒而言旒者散則通名○箋織徽至著焉○正義曰言徽織者以其在軍為徽號之織史記漢書謂之旗幟幟與織字雖異音實同也傳云革鳥為解不明故云鳥隼之文章將帥以下衣皆著焉謂此織文鳥章白旄中央中也以絳為縵畫為鳥隼又絳為旒畫名於末以為徽織知者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屬注云物名者所畫異物則異名也屬謂徽織也大傳謂之徽號今城門僕射所被及亭長著絳衣皆其舊象也又曰皆著其象高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號注云事名號織所以顯別眾官樹之於位朝者各就焉觀禮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旒而立此其類也或謂之事或謂之名或謂之號異外內也三者旌旗之細士喪禮曰為銘各以其物士則以緇長半幅頰末長終幅廣三寸書名於末此蓋其制也徽織之書則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號今大閱禮象而為之兵凶聖若有死事者亦當以相別也由此言之則徽織者其制亦如所建旌旗而畫之其象但小耳故鄭云旌旗之細以皆著於衣理不亘長以無長短之制故引上喪長半幅以證之士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八

卷之六十八

喪注云半幅一尺絳幅二尺除去絳直是銘長三尺也漢士喪禮竹杜長二尺置于宇西階上鄭云此蓋其制以死之象旌即生之徽織鄭引士喪禮以證自王以下旌流鍾有等差其徽織疑同長三尺以同著於衣不宜差降則此徽織亦終長一尺畫鳥隼旒長二尺書名於末九旗之物皆用此制此亦絳也言白旄者謂絳帛猶通帛為旒亦是絳也言各畫其象者以其徽雖短之令小皆本之建旗故司常云大喪供銘旌注云王則太常也又引士喪禮為銘各以其物是自王以下徽織皆畫其所當建也此獨言鳥章者周禮軍行百官建旗率百官者所以統其餘也言將帥以下者大司馬曰仲夏教於舍辨号各之用帥以門名注云号名者徽織所以相別也在國以表朝位在軍又象其制而為之被之以備死事帥謂軍將至五長是將帥以下自五長以上不見士卒其有無不明蓋亦各有之矣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謂百官以職從王者象其所建旌旂畫之謂之為事州里各象其姓名者謂州長至此長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名家名家其号者謂卿大夫采地之臣象其所建之旌旂謂之為号此唯有王采大司馬仲夏辨號名之用帥以門名縣都各以其名家以号名卿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雖有六與司常事名號三者不殊但司馬細別言之耳帥以門名者帥謂六軍之將

皆命卿營所治國門以在門所建之旌旂為徽織之此帥從
伍長以上但以帥統名焉事則司常官府各象其事是也縣
鄙各以其名者謂六遂縣正以下至鄰長卿以州名者謂州
長至比長野以邑名者謂六遂以外公邑大夫此三者即司
常所云州里各象其名也家以号名者即司常云家象其号
也百官各象其事者即司常云官府各象其事也○傳夏后
至先良○正義曰夏后氏曰鈞車殷曰寅車周曰元戎司馬
法文也先疾先良傳因名以解之○箋鈞鈞鑿至未聞○正
義曰箋以毛因而增解遂解其名以明義者官中車職曰金
路鈞鑿鑿注云鈞讀如妻頭之鈞鑿讀如鑿帶之鑿謂今馬
大帶是也鈞鑿之文定本並鑿作鈞般此實在馬駕乃設之
中車以為車飾故得車取名焉鄭兼言鑿者并卒其類以曉
人猶上傳云物毛物也周禮革路無鈞此特設鈞故以名車
也此車備設鈞鑿其行曲直有正故云先正也或即鄭云曲
直有正蓋謂此車行鈞曲般旋曲直有正不必為馬飾也寅
進也此車能進取遠道故云先疾也其元戎者傳已訓元為
大故鄭不復解之言大車之善者故云戎車既安如輕如
先良也無文論其形故云同異未制聞戎車既安如輕如

軒四牡既佶既佶且閑後視之如擊從前視之如輿然

後隨調也佶壯健之貌○輕竹二薄伐獫狁至于大原

反佶其乙反又其言反擊音至

言逐出之而文武吉甫萬邦為憲言甫尹吉甫也

云吉甫此疏戎車至為憲○寺以為王征獫狁既出錫方

特大將也獫狁退王身還反而使吉甫逐之故此章更

敘車馬之盛言兵戎之車既安正矣從後視之如輕從前視

之如軒是適調矣其所駕四牡之馬既正大矣且酒復閑習

吉甫以此薄伐獫狁敵不敢當遂追奔逐北至于大原之地

王師所以得勝者以有文德武功之臣尹吉甫其才畧可為
萬國之法受命逐狄王委任焉故北狄遠去也○鄭以為元
來吉甫獨行以佶為壯健為異餘同○傳言逐出之而已○
正義曰不言與戰經云至于大原是宣王德盛兵強獫狁奔
走不敢與戰吉甫直逐出之而已采芑出車皆言執訊獲醜
此無其事明其不戰也莊三十年齊人伐山戎公羊傳曰此
蓋戰也何以不言戰春秋敵者言戰相公之與戎狄驅之耳
何休曰時齊桓公力但可驅逐之而已義與此同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祉福也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云吉甫既代獫狁而歸天子以燕來歸自鎬我行永久

飲御諸友包饗膳饗遠從錫地來又日月長又今飲

之酒使其諸友忍舊者待之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侯誰

極勤也○節於鳩反注同饗卑滅反膳古外又輕音里

在矣張仲孝友侯維也張仲賢臣也善人母為孝善兄

弟為友使文武之臣征代與孝友之臣

處內箋云張仲吉吉甫至孝友也以為吉甫逐出繼流

甫之友其性孝友疏遠出中國有功而歸王以燕禮樂之

則歡喜既多受賞賜之福也王所以燕賜之者以其來歸自

鎬其處迫遠我吉甫之行日月長久矣故今王飲之酒進其

宿在家諸同志之友與俱飲以及其歡又加之以包饗膳

跡美之饌燕賜厚矣其所進諸友之中維復誰在其中間矣

有張仲其性孝友在焉言吉甫之賢有此善友因顯所任得

人外則使文武之臣征伐內則與孝友之臣處內亦所以為

美也○唯吉甫元帥專征又以御為侍言飲酒則有侍者

諸友舊恩之人以此為異餘同○箋御侍至勤之○正義曰

鄭以諸友侍之為尊崇之意其義勝進故易傳也○加亦美

之饌者以燕禮其性狗天子之燕不過有牢牲魚羞非常膳

故云加之○箋張仲至孝友○正義曰箋以侯誰在矣是問

吉甫諸友之辨故知張仲吉甫之友也亦雅李巡注云張姓

仲字其人孝

六月六章章八句

采芑宣王南征也芑音起徐疏采芑四章章七二句

宣王命方叔南征蠻荆之國上言伐此云征便辭耳無義例

也言伐者以彼有罪伐而討之猶執斧以伐木言征者已伐

而正其罪故或并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畱畝

言征伐其義一也與也芑采也田一歲曰畱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畝

天下之士然後用之箋云與者新美之喻和洽其家養育其

身也士軍士也○苗側其方叔泄止其車三千師于

反郭云反草曰苗音餘之試方叔泄止其車三千師于

敵之用所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宣王

承亂蒞卒盡起○在奉又作泄音利又音類沈力二反杆胡

且反乘繩證反下一乘同卒子忽反方叔率止乘其四

騏四騏翼異翼

義云率者率此戎車也

路車有頭

第魚服鈎膺條革

車之蔽飾象席文也

條革音條首車也。與許力反第音

疏

薄言至條革。正義

謂已和耕其用生長其邑必肥矣可食故於此采之也

謂人爲軍士我薄取人於何處乎當於彼蒙教於此被育

家以蒙教被育已和治其家養育其身士必勇武可用故於

其車衆之多中有一乘矣其士皆有佐師扞敵之用是取

之得人也大將方收率之以行乃自乘其四騏之馬此四騏

之馬翼翼然甚壯健矣又此所駕路車有頭然而亦其車以

方丈竹簾之席爲之蔽飾其上所載有魚皮爲其服之器其

馬身領有鈎在膺有樊纓之飾又以條皮爲轡首之革而垂

之方叔既率十衆乘是車馬往征之。傳芭菜至用之。正

義曰陸機跋云芭菜似若菜也莖青白色摘其葉曰計出肥

可生食亦可承焉若青州人謂之芭西河鴈門芭尤美胡人

應之不出塞是也。一歲曰苗二歲曰新田三歲曰舍釋地

苗者麥也舍和柔之意故孫炎曰苗始發殺其草木也新田

新成柔田也舍和也田舒緩也。今江東呼初耕地反

草爲苗是也臣工傳及易注皆與此同唯坊記注云二歲曰

舍三歲曰新田坊記引易之文其注理不異當是舊爲誤也

田耕二歲新成柔田采必於新田者新美其菜然後采之故

以前宣王新美天下之士然後用之也箋解菜之新田耕其

田土所以得其新美者正謂和治其家救其飢乏養育其身

不妻征役也二歲曰新田可言美苗始一歲亦言於此苗

者苗對未耕亦爲新也且苗殺草之名籍二歲之後耕而殺

草亦名爲苗也鄭謂歲苗南畝爲耕田是柔田之耕亦爲苗

也于此苗畝立在新田之下未必一歲之田也。箋宣王至

盡起。正義曰天子六軍千乘今三千乘則十八軍矣所以

然者宣王承厲王之亂荆蠻內侵衆少則不足以敵之故美

卒盡起而有此二千地也。地官小司徒職曰上地家七人可任

者家三人中地家六人可任者二家五人下地家五人可任

者家二人以其餘爲美唯田與道寇竭作起軍之法家出一

人故鄉爲一軍唯田獵與追寇皆盡行耳今以敵強與追寇

無異故美卒盡起美餘也。以一人爲正卒其餘爲美卒也若

然彼三等之家通而率之家有二人半耳。緝令盡起唯二千

五百乘所以得有三千者蓋出六遂以足之也。且言家二人

三人者率其大率言耳人有死生數有改易六鄉之內不必
常有千乘況羨卒豈能正滿二千五百也當是於時出軍之
數有三千耳或出於公邑不必皆鄉遂也。傳與未至樊纓
正義曰瞻彼洛矣云韎韐有奭彼茅蒐染為奭故知赤纓也
言鈎膺樊纓者以此言鈎是金路故引金路之事以說之在
膺之飾唯在樊纓故云鈎樊纓也巾車注云鈎委領之鈎也
金路無錫有鈎亦以金為之是鈎用金在領之飾也彼注又
曰樊讀如盤帶之鞶謂今馬大帶纓之馬鞅金路其樊纓
以五采別飾之而九成是帶鞅在膺故言膺以表之也巾車
金路同姓以封也今方叔所乘者或方叔為同姓也以下云
方叔元老則方叔五官之長是上公也上公雖非同姓亦
得乘金路矣不乘革路者以革路臨戰所乘此時受命率車
未至戰時故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御所也
不言戎車也。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御所也
御美方叔泣止其車二千旂旄央央。箋云交龍為旂
地名方叔泣止其車二千旂旄央央。箋云交龍為旂
軍衆將帥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緜焉瑋瑋。軼長轂之
之車皆備。方叔率止約軼錯衡八緜焉瑋瑋。軼長轂之
約之錯衡文罔也瑋瑋聲也。軼亦支反廣雅云軼也朱而
象箸如字沈之故反瑋本亦作鎗七羊反徐七美反。服其

命服朱芾斯皇有瑋葱珩。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
煌也瑋珩吉也葱蒼也

三命葱珩言周室之強車服之美也言其強美也。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
命服者命為將受王命之服也天子之服章并服朱衣裳也
○芾本又作芾或作絨皆音弗下篇赤芾同制本又作瑋亦
作瑋同皆十羊反珩音衡煌音皇又音晃朱衣裳本或作朱
衣纁裳。疏方叔至葱珩。正義曰言方叔為將既率戎車
鑣銜也。將率而行乃乘金車以朱纁約鑣之軼錯置

文王於車之上銜車行動其四馬八為之聲瑋瑋然其身則
服其受王命之服黃朱之芾於此煌煌然其美又有瑋瑋然
之聲所佩蒼玉之珩以此車服之美而往征伐也。傳軼長
至文衡。正義曰說文云軼長轂也則軼謂之軼考二記說
兵車乘車其轂長於田車是為長轂也言朱而約之謂以朱
巴纏車轂以為飾輪人云谷穀必直陳篆必正莊云容者

治軼為之形容也象軼約也蓋以皮纏之而上加以朱漆也
知約以朱者以上言鈎膺是陳金路之事也金路以金為飾
色正與金同且言路車有奭奭是亦貌故知約以朱也
兵錯衡必為文衡者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飾其飾之
其注無云焉不知何所用也。傳朱芾至斯芾矣。正義曰
言斯皇故知黃朱也斯干傳曰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皆朱

天子之服言之也於諸侯之服則謂之赤芾耳玉藻云

命亦鼓勳斯三命亦鼓勳斯是據諸侯而

言也彼云又累命至三命而止而云勳斯則三命以上皆

此上三草皆云其車三千言周室之強路車朱芾言車服

之美也必言其強美者斯為弱矣老子曰國家昏亂有忠臣

謂為官王永亂劣弱矣四言之也○鐘命服至衣裳○正義

曰鄭解服其命服之節言此命服者今方救服而受王命之

也言受王命之時王以此服命之故方救服之而受命也

者春官司服云凡兵事韋弁注云韋弁以韋為弁又以為

衣裳是朱之儀也故得以朱表之周禮志云韋韋弁素裳此

連言朱裳者以其命將非在軍不可純如之也亦變為美也

以祭服之飾焉此本或云天子之服韋韋 駭彼飛隼其飛

弁服朱衣纁裳者誤定本亦無纁字 駭彼飛隼其飛

疾天亦集爰止 駭彼飛隼其飛

集於其所止 駭彼飛隼其飛

命乃行也 駭彼飛隼其飛

武 駭彼飛隼其飛

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

疏 駭彼飛隼其飛

不妄也 駭彼飛隼其飛

之至於臨陳 駭彼飛隼其飛

明信之方叔 駭彼飛隼其飛

鼓淵淵然為衆用力 駭彼飛隼其飛

義曰釋鳥云鷹隼其飛也蓋舍人曰謂隼鵠之屬蓋其
飛疾羽聲也郭璞云故翅翬翬然疾是急疾之鳥也說文曰
隼鷲鳥也陸機疏云隼鷲鳥也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
或謂之雀鷹春化為布穀者是也定本下十有到勇作至勇
傳鉦以至動之○正義曰周禮有鎮鐃鐃鐃無鉦也說文云
鉦鐃也鉦以鈞柄中上下通然則鉦即鐃也最人云以金鐃止
鉦大司馬云鳴鐃且卻聞鉦而止是鉦以動之也說文又曰
鉦也鉦也則鐃鐃相類俱得以鉦名之故鉦人注云鐃也
鉦如小鐃見鐃亦名鉦也鐃似小鐃鐃似鉦是也注云鐃也
耳俱得各鉦但鐃以節鼓非靜之義故知鉦以靜之指鐃
也凡軍進退皆鼓動鉦止非隨陳編然依文在陳師鐃之
上見未戰時事也○箋春秋至禮一正義曰古者春教振旅
秋教治兵以戎是人事又三年一教隱五年左傳曰三年而
治兵入而振旅是也征伐之時出軍至對陳用治兵禮戰止
至還歸用振旅法名異而利同也以此出當用之故以備治
兵事為名入則休息故以整衆為名其治兵振旅之名周禮
左傳穀梁爾雅皆同唯公羊以治兵為初兵其初治之名周禮
振旅反專卑也孫炎曰出則勿鳴在初貴勇力也入則專老

存則復常法也故此傳云入曰振旅復長勿是反為尊甲也
此引春秋傳者莊八年公羊文也公羊為初兵此言出曰治
兵者謂文皆治兵明彼為誤故經改其文而引之必引此
文者取其治兵也所以淵淵俱是鼓聲淵淵謂戰時衆進
闕闕謂戰止將歸而代鼓之上不言治兵振旅之下不言伐
此傳是二句自相互也所以得互相發兵正由其禮一也故引
禮一者謂擊鼓動衆坐作進退如也春擊爾蠻荆大邦
為師秦動也蠻荆州之蠻也箋云大邦列
克壯其猶大也○五官之長出於諸侯曰天子之方叔
率止執訊獲醜獲敵人之衆以還歸也○訓音信問所
車嘽嘽嘽嘽如霆如雷嘽嘽衆也傳嘽嘽盛也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其威如雷雷言雖久在外無罷勞也○嘽嘽丹反徐音也
傳雷反又他地也反本又作嘽同雷音○徐音也又音定
音顯允方叔征伐蠻狁蠻荆來威箋云方叔先與

今特往伐亦與刑皆使來服於
宣王之威美其功之多也
本之曰我所以伐者乃蠢蠢不
國動為寇害與大邦為讎然列
侵害多矣故我乃救天子之大
之既得克勝乃救天子之大名
以還歸也方叔士眾所乘戎車
發如雷之聲可畏言方叔善於
之方叔其功夫矣昔曰共吉甫
伐蠻荆皆使之來服於宣王之
道鄭以為猶謀也軍之道亦謀
文也釋訓云蠢不遂也郭璞曰
官至之老。正義曰曲礼下文也
然則是時方叔為五官之伯故
兼官也。以軍將皆命卿故言
士為元帥故以上公兼之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附釋音毛詩註疏卷第十十一



